

甘宁青史略

遼重熙九年大
河北元氣
又改元曰皇
始稱制之景祐

甘肅青史略卷之十

宋仁宗己丑皇祐元年遼興宗重熙十八年夏延嗣甯國元年冬十月契丹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

古與夏人戰於賀蘭山獲李元昊妻敵魯古率阻卜諸軍由北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僚家涼州至

戰殪之烏古敵烈部詳穩蕭慈氏奴中流矢與南剋耶律幹里俱死馬慈氏奴蕭惠子也

庚寅二年遼重熙十九年夏五月契丹圍夏國興慶府大掠林逆惠敗地籍夏使

者知夏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還者盡俘以歸

夏國注普降於契丹初注普兵敗訛龐欲誅之沒藏氏使練兵賀蘭山以資後效及契丹兵深入懼誅率所部降

六月契丹破夏國攤糧城城在賀蘭山西北國中儲糧處契丹兵攻破之盡發廩積而還

夏國主諒詐遣人來謝使弔祭

冬十二月涇原賜生戶都領首那龍男阿日丁內附

辛卯三年 遼重熙二十年夏 春二月契丹向夏國索黨項降戶

元昊時納黨項降戶數千河曲之役請率諸部

待罪後因戰勝不遣至是契丹遣北院都監蕭友括來索沒藏氏不與

唃廝囉西蕃瞻氍沙州來貢

秋七月乙亥詔知秦州呂公綽復任

初詔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

代還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遜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冬十二月涇原番樊家族密廝哥等內附

巳亥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夏 冬十月遣閣門祗候周永清押賜夏國時服

永清至宥州夏人受賜不

跪詰之恐而跪

秋八月戊午復西夏和市

己亥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夏 春三月知秦州范祥築城古渭州

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麟氍掠

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氈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蘭氈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二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百匹蘭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

夏五月夏國侵環慶經略司以聞帝詔邊吏嚴備毋得輒有侵軼

秋七月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

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優在於國體實為至便

秦鳳路總管劉煥等破蕃部

夏人索古渭州地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傅求制置糧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州患且已得

而棄之非所以疆國威案蘭氈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不為州以應誓詔耳即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為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衆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蘭氈以爵秩

八月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為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

皇統六年日蝕
四月朔以謂正
和之月自古所
無及故元曰至

也言

已酉命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

昇陝西韓城人初知秦州轉運使修古渭城昇言古渭

而羌果據吳嶺絕餉道裨將劉渙率兵不時進擊昇以郭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不在已也詎奏恩所殺皆老稚由是徙昇知青州既而朝廷察渙之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

召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案廣吳嶺在今武山縣西三十里俗名廣吳坡下有河凡三源西南來者為麻順河由新寺鎮入境東南來者曰渾縵河源出黑虎溝至河口會焉其正西來者曰漳河自高家窰入境東流三十里三水同流名廣吳河再北三十里至峽口入渭又通渭縣西二十里有廣吳故城宋置廣吳水繞其下

甲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一年

秋七月夏國侵古渭寨

夏兵數至古渭剽掠人畜秦鳳經略司請於鄰路益兵五千為備

八月以知鄜州梁適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

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為蕃部所擾及益

兵拒守而它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默羅多尼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任蕃部不為寇

乙未二年 遼道宗清甯二年 夏福聖承道二年 春二月西蕃來貢

三月夏國遣呂效忠侵邊界知德順軍周永清擊擒之 永清有威略嘗募勇士夜馳百里來襲營棚斬首二

百級俘數十人擄去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若禁地三百里夏人盜耕不可禁永清拓地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

冬十月夏國起承天寺 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與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

時臨聽焉

案甯夏府志承天寺為甯夏古刹其浮圖倒影尤稱靈異乾隆戊午地震塔寺並毀而碑記猶有存者其瘞佛頂骨曰天祐紀歷歲在攝提乃夏英宗天祐垂聖元年宋仁宗皇祐

二年庚寅其歲舍利曰天慶三年乃夏桓宗純祐天慶三年宋甯宗慶元二年丙辰也

丙嘉祐元年 遼道宗清甯二年 夏福聖承道四年 春三月西蕃磨氍角來貢 明年西蕃磨氍並諸族又來貢

秋七月環州小遇族叛知州張揆破降之

夏國移牒索蕃官蘭氍 宥州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砦軍卒并索叛蕃蘭氍帝詔以蘭氍世為蕃官不得擅索令保安軍報之

永和三年仁宗不遠久之後復又改元曰嘉祐

冬十一月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密藏氏卒

初密藏氏通於李守貴又通屹多已守實憤怒於是

殺屹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乃族殺守貴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思使為正

副使如夏弔慰

賜夏國主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患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

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清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丁酉二年

遼清泰三年夏禪都元年春二月以張元投西夏故殿試進士均免黜落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

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擢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是大為中國之患初元以舉進士不第以詐干謁陝西大帥韓琦與范仲淹斯

時也猶欲效忠祖國及韓范不用竄無所歸始與吳昊聯袂而西寶元二年冬十一月元昊露布邊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慶歷元年春二月元昊犯渭州

元從征好水川之敗元題詩佛寺其句曰夏竦何曾韓琦不是奇滿川龍虎鑿猶自說兵符蓋讖琦之不善用兵此其所以報也帝聞之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

議歸咎於殿試黜落是歲詔進士與殿試者皆賜及第出身有差均不黜落遂為定制而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考官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

案隋置進士科唐因之在較隋周密而宋為尤甚夫春官之試前所未有自玄宗而移試禮部矣廷對之試亦前所未有自武后而親試殿廷矣設衛棘園則自楊浚而立下第入學則自開元而行進士試以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臨軒試以詩賦亦自曆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益以糊名之制行於淳化易書之制創於祥符宋之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

又案治平四年秋八月帝詔諭夏國主其略曰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富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構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為口滋深其害未已今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是張元死後中國下第舉人往投西夏者不一而足矣

嘉壽祺曰進士中固大有人焉以清未言之太平天國倡言革命用錢江為參謀不及數年恢復一十三省攻陷六百餘城偷北伐成功則馬蹄所踐即為吾土矣而孰知攻克南京使洪氏百萬之眾一敗而不可收拾者則一賜同進士出身之曾國藩也今則革命成功已二十餘年矣而前清翰林進士聞宣統在東三省相與著麻鞋出榆關效張元之投西夏者豈少也哉

戊三年 遼清泰四年 夏五月吐蕃捺羅部阿作 長編作納克 等叛喃廝囉降西夏

夏遂遣兵攻喃廝囉敗績 被擄酋豪六人藥駝戰馬頗衆吐蕃隴通公立馬頰三大族亦叛降喃廝囉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氈乃罷

兵歸

夏國主表乞贖大藏經許之

夏國新建伽藍載請贖大藏經帝詔曰已令人印造俟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

己四年遼清寧五年夏禪都三年

冬十月契丹約西蕃兵取夏國涼州不果

契丹既與喃廝囉通姻數遣使由回鶻路

至河湟約喃廝囉舉兵攻夏國欲徙董氈居涼州與之相近訛亂聞之增兵備河西會廝囉以道遠兵難合乃止

十二月遣使進奉賀正馬駝

帝賜夏國主詔曰王正首歲皇曆頒春惟繼世之忠先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庚五年遼清寧六年夏禪都四年

夏五月索叛蕃於夏國

胡守忠為保安軍蕃官邊吏失於撫綏走投夏國中國索之急執還伏誅

冬十月夏國中鹽市絕

河東私市雖絕然因陝西解鹽價高商販青鹽往來如織國中猶恃為利宋帝使薛向為轉運使平解鹽價商民不復冒禁私

販於是青鹽利亦絕

辛丑嘉祐六年

遼清寧七年夏禪都五年

夏六月夏國靈夏二州大水

黃河環繞靈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漢伯渠一艾山渠

一七級渠一特進渠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舊灌河水又有賀蘭長樂鐸落諸山為之隄障向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夏間咸舍居民漂沒甚衆

冬十一月許夏國用漢衣冠

諒祚上書自言慕漢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帝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

陋軒檻帖危儻不重修誠為慢易於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專具悉使傳之馳為規固久候享之陋能飭而新既肩世服

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詔

王 寅七年

遼壽甯八年夏都六年

春正月夏國更諸軍名

改西壽監軍司為保秦軍石州監軍司為靜塞軍韋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

司為神勇軍

夏四月夏國進馬求賜書

表求太宗御製詩草書本且進馬五十四求九經書史册府元龜至正月遣使來賀帝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秋七月夏國舉兵擊董氐不勝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先是契丹以女婁董氐與之共圖夏國諒祚與

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氐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諸族亟請知秦州張方平求救方平懼節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

西震變又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帝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敵欲入寇者其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

之帝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氐矣諒祚尋復為董氐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如夏賜生辰禮物

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爲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

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王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

大笑曰宗道有一首爾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地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爾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

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癸卯八年 遼清甯九年 夏拱化元年 春三月夏國遣使來弔慰

仁宗崩遣左藏庫副使如夏告哀仍齎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諒詐遣使來弔

慰見於皇極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詐所上表輒改姓爲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晏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於舊聞惟乃祖之稱

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於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因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

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

夏四月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

從所乞也未幾又乞工匠不與

西蕃禹臧花麻

長綱作裕勒藏哈木

以西市及蘭州圖籍獻於夏國

河州刺史王詔略照河壘降洮西諸族西市城首領

此為甘肅開銀
通之始

禹臧花麻不順命秦州鈐轄向寶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市及蘭州一帶土地獻於夏國諒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駙馬

案史仁宗名禎真宗子在位四十一年改元九日天聖曰明道曰景佑曰寶元曰康定曰慶曆曰皇祐曰至和曰嘉祐以嘉祐八年春三月崩皇太子曙即位是為英宗

英宗甲辰治平元年夏清甯十年秋九月夏國侵靜邊寨以王素知渭州諒祚數出兵秦鳳涇

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素至二鎮夏人解去素遂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增募弓箭手居人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居之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

罷開寶銀監監官隸兩當縣初太祖建隆三年置銀冶於兩當縣東南四十里開寶五年升為監至是罷監官以監隸兩當縣神宗元豐六年廢

案漢書懷銀黃垂三組謂銀與金也左思賦金華銀漢樸銀之在石者西北不但多金銀亦有之魏書食貨志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詔置銀官常令採鑄神異經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白金甘州八寶山有銀鑛其富奸民私鑄盜賣公家禁之平涼大同山亦有銀洞皆未開採其見於正史設官以冶銀者僅兩當之開寶監自近之調察鑛產者謂輝紅銀鑛等河西各地皆有

冬十一月刺陝西義勇軍十餘萬夏境大震旋知不可用乃安時陝西亦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

司馬光抗言其非韓琦曰兵貴先聲諒詐方桀驚使驟聞吾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其為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不從

十二月吐蕃木征內附

熙甯中王韶經營熙河水征鼠伏外韶遣僧知緣說木征嗜

大首領千餘皆其腹心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

以內侍為涇原諸路鈐轄

上遣王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具詞訟其情與安撫使均諫官呂誨乞罷不聽

乙治平二年

遼道宗咸雍元年夏拱化三年

春正月夏國侵涇原

副總管劉兒魯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守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

以為張皇生事移兒魯翔數日之間夏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陷沒數千戶蓋夏人有意窺秦中同家堡一帶蕃部正阨西人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閡敵騎一二日可至古渭古渭可至則

秦中搖矣故夏人屢謀犯此方

夏國侵邈川界

夏國所屬羌會邈奔及其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投邈川嘯所囉不禮乃復歸諒詐請兵還取所獻地諒詐不之罪為出萬餘騎隨邈奔溪心

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歸丁家五百餘帳而還

宋得天下百有餘年改元太平興國九年西又改元大中祥符九年慶曆九年治平九年

秋八月夏國復擾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倚為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脅服有違拒者輒戕殺之於是弓箭手皆退入內

地邊帥莫敢聞龍圖直學士司馬光以為言不報

置壯城兵於涇原等處

保順河西節度使喃廝囉卒

自元昊取西涼府喃廝囉併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以數萬歸焉勢遂強至是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恩命曰

瞎斡居合龍谷曰磨斡角居宗哥城曰童斡為喃廝囉嗣

冬十月詔問夏國無名舉兵之故

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戢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

四夷豈欲與衆興勞為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遠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原禁之土田或焚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衆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墮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懷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懲今特遣齋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聞奏

十一月夏國爭同家堡拒詔使王無忌於境上元昊時生羌十九戶以同家堡入獻地在德順軍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國

未設封堠諒詐認爲己境被中國侵占遣兵殺屬戶數千掠牛羊數萬帝檢視故籍遣王無忌詔諭至境不納

丙午三年遼咸雍二年夏拱化四年春二月夏國升西市城爲保泰軍以駙馬禹臧花麻守之西

距古渭僅百二十里諒詐建造行衛置倉積穀移保泰軍治於此命花麻爲統軍守其地

案宋史夏國傳作新市城續長編又作西市城西夏築宋元豐四年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通鑑輯覽註此城在皋蘭縣東南甘肅舊志蘭州府志皆言在皋蘭縣

東南七十里考續通鑑長編李憲奏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澗五六重僅通人馬以地望準之此大澗應即金縣緒菁鎮東南俗名九溝十八坡之地距

皋蘭約六七十里此城應在皋蘭縣東南二百里以外固不止七十里也續長編又稱八月丁丑李憲至西市新城遇賊敗之庚辰駐兵女遮谷考女遮谷在安定縣境皋蘭東南

二百三十里之貢馬營在安定縣西四十里應即此城遺址附識備考

夏四月夏人犯涇原秦鳳等州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詐遣吳宗使賀即位宗語不遜詔

諒詐懲約宗諒詐不奉詔而出兵涇原秦鳳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蔡挺使蕃官趙明進擊諒詐遁走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十人夜出擾營賊驚潰初諒

於北蔡
一北地
一西武
一英於
一此五
一此五

其在無費之法

詐入寇韓琦議享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詐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誅策與琦合而諒詐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夏人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澗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察挺斥堠

嚴明知諒詐將人侵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都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救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將無得逆戰諒詐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審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詐衷銀甲氍帽督戰挺先選強弩分列於濠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詐中流矢遁復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勇三千人夜出擾營敵驚潰

案柔遠堡在今慶陽縣北一百四十都城周二里宋范仲淹築明陝西巡撫馬文升增修通定邊安邊諸路儲糧屯兵倍於他砦又有柔遠亭建於柔遠砦山頂可以登高望遠餘見熙寧三年秋八月夏人攻柔遠堡注

巡檢使劉紹能邀擊夏人於長城嶺先是治平元年秋九月夏國右樞密院党移質糧以數萬衆攻順甯軍北巡檢劉紹能迎擊敗

之至是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秦王川邀擊於長城嶺

環州熟羌思順投夏國

諒祚倚為鄉導蔡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奪之死

夏人侵靈州敗回

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嫺辭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謂由積習使然不稍加折諍則威不立乃留士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

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孰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

冬十月以郭逵為四路宣撫使判渭州

遠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是出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判渭州逵為四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遂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緣取尚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復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蓋另

一文書也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遠言自後遂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

夏人謀入寇以有備不果

時張方平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夏人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

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偷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

丁未四年

遼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

春二月上崩遣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入夏報哀

並以大行皇帝遺留物賜

夏國

案史英宗原名仁實漢安懿王子仁宗養爲太子初封鉅鹿郡公賜名曙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治平以治平四年春正月崩子頊立是爲神宗

三月蕃酋詣秦州獻地請築城南牟谷口從之

夏國所據多漢匈奴地元昊與延環諸路相攻於秦渭備亦再至故錄

時二州蕃族曰盛景詢等獻計以爲先取西蕃然後兵扼要害則陝右可舉於是諸蕃半爲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時青雞川蕃部苦諒祚侵掠遣使詣秦州獻地請於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順之援絕夏人入寇徑路陝西官撫使郭達以聞帝詔從之

案南牟會口在今海源縣西四十里山水頗峻爲海源形勢之最夏人先於此築城爲府庫地宋元符間蘭州錄事參軍張叔夜取南牟會新城建西安州東至天都砦二十六里天都砦南至天都山十里後復爲夏人所奪神宗時宦者李意領兵復蘭州乃總兵東上所部苗綬營天都山下燒夏之南牟卽其地也

陝西宣撫使郭達討蕃部黨項令征等平之

秋八月詔諭夏國發遣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

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

欲爲邊生患與衆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夏國屢侵踐漢地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令

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

冬十一月夏主諒祚卒子乘常立

明年三月夏國遣新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告哀

案夢溪筆談諒祚兇忍好為亂即位時生纒數月至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彌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鞵血流於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在位十九年改元延嗣甯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禪都六年拱化五年蓋曰昭英皇帝廟號毅

宗葬

安陵

慕壽祺曰宋史神宗紀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紫陽綱目乘常於英宗治平四年冬繼嗣果如此則劉航等如夏册封何遲遲隔年而始行此典禮耶至萬斯同趙駿烈紀元彙攷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歧異斯又以訛傳訛矣

神宗

戊申 遼咸雍四年 夏乾道元年

春正月以大行皇帝詔賜夏國主及西蕃唃廝囉

加邈川首領董氈檢校太保

夏五月夏人出兵爭築築城

秦州僻在東南距夏國差遠東自儀州南界生戶入王族抵水洛城是為夏屬黨留族地其西路自山外石門峽正

上各縣神學各
并其屬前省政
改爲朱國縣
改爲切調以
改爲生運作
縣治

南百里由築城轉三都谷至安遠伏羌若次西為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里至甯遠若亦合於伏羌自夏兵累掠秦鳳西邊熟戶被擾帝遣宰相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議築築古城與古渭相犄角以秦鳳副總管楊文廣董其役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潛趨築築比甚至其所部分已定選明夏兵大至與文廣搏戰不勝而退隨行遣書文廣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也

秋七月夏人攻甘谷城

築既城帝賜名甘谷乙埋惡其控扼要害渭兵襲之與秦鳳都監張守約遇分兩翼夾攻守約以五百人逆戰挺身立陣前

自節金鼓發強弩注射

強酋死者數人遂卻

案甘谷城在今通渭縣南一百里即安遠鎮宋熙甯初曹瑋置城於此為成

守處金置甘谷縣屬秦州元廢入通渭縣民國十七年改伏羌縣為甘谷誤

王韶上平戎策

韶江西德安人既第進士蒞官復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探訪邊事神宗熙甯元年詣闕上平戎策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秦鳳經略司機宜

文字

案王韶上策意在蕩除夏國及熙河收復資院計議欲用蔡延慶為帥神宗又欲用李承之為帥韶欲得張承之為帥終未大得志

慕壽祺曰文不適用如賈胡市珠寶非不燦然雜陳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終歸無濟紙上空談耳王韶客遊西陲留心邊事於河湟山川道路蕃部情形洞於胸而書於手皆可

見諸實行趙充國十二便宜馬援聚米爲山不是過也後又得王安石主持於內其成功也宜哉

九月夏人集兵折董會知原州知州神古率師拒之戰不勝

折董會距環州永和若一百二十里本屬

中國自元昊時據爲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諸軍軍司屯其地神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二千餘人

西蕃首領拽羅鉢鳩令結二人誘蕃部投夏國

誘蕃部三百餘帳投夏捕獲斬之以徇

己酉二年遼咸雍五年夏乾道二年

春三月夏人侵秦州陷劉清堡殺守將范愿

夏人寇陷劉清堡殺守將范愿死者

不可勝計巡檢劉維吉敗之

秋八月戊申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衝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詔祖風且堅臣節宜

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蕃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九月夏人犯慶州

夏國與邊民私市中國屬禁不止是時以受册不謝帝詔自今有違者經略司及官吏同罪能告捕者賞之由是私販遂絕梁氏以貨用缺乏

出兵攻慶州大掠人民而還其國

庚三年 遼咸雍六年夏天 夏五月夏人築諾和堡 一作闌訛 知慶州李復圭遣裨

將李信劉甫襲之大敗而還 時夏人又築堡於慶州荔原堡北曰闌訛衆號十萬其

李宗諒以地近敵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夏人戰於闌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

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种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衆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

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

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夏人信等先射夏人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

曰宗諒我熟戶復射之夏人曰汝真欲戰耶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敗

復圭懼罪信等以自解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遣別將破其金湯白

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其饗金也夏人已去惟 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

案東都事略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都巡檢劉甫都監

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以復圭爲是劉甫种詠死於獄天下冤之

林廣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砦 夏人攻荔原堡李信戰不利本道命廣深入

六月西蕃董裕請婚於夏不果 董裕贊旄族弟兩人素不睦蕃僧結吳叱臘康運新羅

結迎詣武勝軍共立文法圖併請羌遣使至夏國請婚

梁氏將許之會中國招附其大會撤四
數人結吳叱鷹等約解法廢婚議亦寢

秋八月夏人大舉攻環慶

初夏人聲言將出鄜延鈴轄高敏履白李復圭曰兵家之
聲東擊西環慶當破白豹金湯結魯已深不可不備已而夏

人果以兵三十萬分道入環慶遂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樂
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殺
我鈴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當夏人之入境也姚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
疑兵諸山上使敵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有悍酋臨陣其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
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自執
旗從城上磨之夏人不敢當度堡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圍慶州七砦鈴轄梁從吉率兵
八百餘人逆戰獲夏人酋領一人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高敏為先鋒將夏人攻大順水
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張吉者慶州卒
也為淮安鎮守烽夏人攻東谷掠得之裔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
宜速降吉反其詞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夏人怒殺之

案姚兕字武之靜甯人也父寶為隴州巡檢戰沒以兕為右班殿直其弟麟為三班借職
兕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荔原堡之役其子雄亦以戰功顯

荔原堡在今慶陽縣東北一百
二十里治平間知慶州蔡挺築

案甘肅無淮水淮安之名何自而來及考羣書始知淮安之即懷安也唐於慶陽縣北一
百五十里置懷安縣後訛為槐安又稱為淮安其地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

於此明成化中巡撫馬文升增築周六里與定邊花馬池相為應援

夏人設伏烏雞川將襲林廣不克

廣嘗護監軍行邊將及烏雞川遠率衆由間道葦山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

夏人伏烏雞川及聞廣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羌來告者善亦謀也廣又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令軍中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掩甲疾行夏人疑不敢渡

夏人進攻柔遠堡

夏人既不得廣乃益兵攻柔遠圍之林廣預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謀發火於蒿場城中寂然夏人計遂不得行翌日

夏人至馬平川大攻具來攻城衆洶懼廣被甲引兵開他門示將出奪其馬夏人去城救馬廣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羌敢死者夜縋城下潛攻夏營夏人戰數不利乃引去

案慶陽府志郡東北有川北通甯塞金堂諸處是為柔遠堡去郡一百四十里控扼川腹宋置巡司清因之更名定邊然舊無城倚山為寨明城化七年馬文升命參政胡欽同知

薛祿增築城二里許樓櫓倉庾悉備焉

夏人與知渭州蔡挺戰於胡盧河敗績

謀告夏人候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驍而討之蕩其七族

吐蕃董氈襲夏國

當夏人攻環慶時董氈乘虛入夏境大克獲賜置書袍帶獎激之

以李師中知秦州

邊帥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夏師至則戰嬰其鋒銳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諸臣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

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

慕壽祺曰論者謂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不至夏國犯秦州其先至者皆精兵我軍迎頭痛擊破之則敵將駭散若不忍生靈肝腦塗地而敵情變詐乘吾不意輒來侵擾是李師中專以不殺為務而其實未能止殺也豈知師中所遇者敵之小股耳不輒出戰糧盡彼自歸矣非所謂盜去而民安耶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以竇舜卿為秦鳳經略使

先是管勾經略司機宜文

字王韶請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韶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徒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慕壽祺曰初王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至是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請置市易司以籠商賈之利乃命韶領市易事工師建築初必小計其人

宋咸平四年
西瀆臣劉綜言
鎮戎軍爲古原
州地沃行諸
屯田以贖邊
關田五百餘頃

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力增多詔之欺蒙君相亦猶工師之估計也文彥博且不敵言况李師中輩乎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蓋屋壞不得不修耳

十一月甲辰夏人又犯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夏人攻大順上詔知延州郭逵出師爲援逵謀知乘常幼

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搆盧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岩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

夏人攻環慶

邊將張玉以萬人赴救解其圍

十二月夏人侵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夏人夜引輕騎過邊壕鈔掠鎮戎軍普伏兵據

外邀其歸擊之獲馬十二匹而還

案鎮戎軍在今鎮原縣西故平高縣非今之固原縣也隋志平涼郡治平高縣唐志貞觀六年置他樓縣領突厥降戶寄治平高縣界九域志宋至道元年以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元改置開城府至治三年降爲州治開城縣明廢後以套部侵犯置固原衛距故開城廢縣四十里弘治十五年總制秦紘遷開城人民於固原衛城升爲州遂爲重鎮

夏國綏州監軍呂效忠犯德順軍知軍事周永清擊敗之

陝西諸路閒田數千頃募人爲弓箭手每人給

屋貸口糧二石半耕半戰德順軍所募尤勁勇效忠率萬騎傳渭州攻德順知軍事周永清出兵拒敵效忠戰敗被獲永清令勇士夜馳百里搗其巢俘斬復數千人

辛亥四年 遼咸雍七年夏天 春正月夏人遣使來賀正且 夏人犯環慶後復遣問萌訛來 賀正延帥趙高請邊吏離其心

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帝不許詔以來年應賜夏國銀絹令 官撫使分貯四路安撫司處以備犒賜夏國來歸者於是問萌訛決決而回

已丑种諤率兵入西界斬獲甚衆詔遣使撫問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甯諸城詔棄囉 兀城安置种諤於譚州韓緯坐興師

敗种諤 知鄧州

三月戊子慶州廣銳卒叛尋討平之 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 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

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麵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大臣宜於此時 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

四月壬戌遣環慶都鈐轄开贊以兵屯邠涇等處以備 時環慶新經兵變且西夏 未庭故遣贊等訓兵萬五

千人分 屯要郡

秋八月以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初熙甯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 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虞

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 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臨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存耶

武勝後漢道州
今改臨漢縣
孫氏子孫居今
青海樂都縣

今曠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時征歎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覽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並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曠氏敢不歸曠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帝異其言至是詔入熙河初王安石子雱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強而邊患博矣王詔開邊安石力主其說著兆於此

案宋史云王詔嘗言欲平西夏必先恢復河湟神宗命王正中之河西規度還奏言將復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之詔入熙河治城壁守具

慕壽祺曰神宗初立慨然興大有為之志一日被命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蓋欲問西夏北邊罪矣時王安石為相又聽其子雱之言主張復洮隴及王詔以平戎三策進所言與君相意合故能見諸實行也否則嘉謨入告其如不聽何

子王五年 遼咸雍八年夏天 春正月西夏太后梁氏以女請歸於西蕃董氈子闊

通比 董氈有子闊通比初娶於甘州回鶻環慶之役董氈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錦州刺史梁氏久畏其強欲與之和及聞王詔降青唐將復河湟吐蕃諸部勢熾遣人請

西北用兵全國
受害備王詔財
權在權權所欲
為經濟困難可
深慮矣

以愛女為蘭浦
比妻董既許之

三月新設秦鳳市易司

自王詔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
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途用草澤魏縵宗議以內藏庫錢帛
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類以易官物者聽若大
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資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
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尋改提舉在京市
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邛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為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

龍珂率屬十二萬口
內附賜名包順帝志

復河湟以詔知通遠軍事時王安石主其事為罷
李師中李若愚竇舜卿異議者三人而專任詔

案是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若按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并令王詔
主之詔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驅糜之議先致討
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家隨詔以東龍珂率
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名包順

以開訛疆石二堡還西夏

開訛疆石毗連自李復圭生事後中國蕃漢雜耕其地梁氏
屢表乞還請於見今蕃漢住坐立界中國初謀宥州言無人

拘占此地既知謀餞帝令
知慶州王廣淵給還之

藩官浪幹滅鬼降夏國

滅鬼西蕃部族向居鬧訛礮石及二堡歸夏
移居近裏熟戶部內梁乙埋使人誘之遂降

六月夏還荔原堡逃背熟戶鬼通等七十八人

先是夏人未嘗以逃戶來歸至是欲
請和故有此舉其兩戶乃新招到會

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蓋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王安石言訪得王廣淵既退還西
界礮石鬧訛堡地給田與熟戶數少故逃去馮京曰西人或有謀當是怨彼背叛故送來
令我殺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來乃得計帝問所以措置文彥博曰兩戶新經體問
自來依法十五戶除頭首外可矜貸配近裏安石曰兩戶誠合依法然法皆斬謂宜貸其
女弱若強壯要走女弱何緣不隨徒行誅戮有損仁政餘十五戶必廣淵措置乘方給地
不足致其逃叛此事但可責廣淵恐十五戶不須行法帝曰若釋之今後逃叛何可復禁
安石曰但願我恩信方略如何不在誅戮此數十口然後能使人不逃叛帝曰西人將銀
彩來招去亦未必是廣淵措置乖方安石曰此事難根問然付以一路若能檢御何緣致
得人走投外界但根問必見詣實帝曰已令李憲體問且指揮未得斷遣候李憲體問到
商量安石曰十五戶必然措置失所故叛並合責廣淵若體問見失所之狀因而撫存此
蕃戶給足田土只令在邊居住彼既為西人執送必無復叛之理既自謂必死蒙恩更生
則必有如報秦穆公食駿馬之志兼其餘蕃戶見朝廷待之如此豈不感悅不然徒誅戮
此輩有傷仁政於邊防
大計實無所補帝悅

秋七月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復武勝軍

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若為
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

宋制露路部監
有禁兵駐泊其
地者即以駐泊
之

時景思立志德
願軍即今靜南
縣

乞神平在渭源
縣西南後建為
縣

使王韶知軍
事以圖武勝

閏七月王韶擊吐蕃與夏人遇敗之遂置城武勝

帝遣邊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趨武勝未

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瞎藥棄城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河出奔乃城武勝

案東谷在故狄道州東八十里明一統志云宋王韶自東谷徑趨武勝克之即此又州東南二十里有通谷熙甯初嘗於谷中置堡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

水巴族

初羌各保險請將謀置陳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踰竹牛嶺擊賊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使皆下

馬少息賊乘高下鬪軍小卻韶麾帳下兵擊之羌潰走焚其廬帳洮西大震會瑪爾戩渡洮來援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爾戩首領瞎藥等

與戰破之
遂城武勝

案王韶此次進兵由隴西而渭源而狄道以至河州今攷其經行之路木耳山在今渭源縣西南二十五里抹邦山在狄道州南三十里竹牛嶺在狄道州之東明一統志云宋熙

甯中王韶引兵破蕃酋於此遂遣將分兵自南甲趨鞏令城南甲在狄道西南三十里鞏令城在狄道西南一百五十里唐末吐蕃所置

以武勝城爲鎮洮軍

此八月壬辰日之命令

案今洮陽縣舊爲狄道州狄道在唐初爲臨州寶應後陷吐蕃後改武勝軍宋初爲西蕃所據元豐中王韶進兵隴西由渭源而狄道遂收復武勝城旋改爲鎮洮軍其後始置熙州宋史所書熙州路狄道與河州也

多十月戊戌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除王韶龍圖閣直

學士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復也

案沈括補筆談夏欲侵宋熙河先遣人覘虛實宋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搜一書乃是盡記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韶判杖背二十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芻糧亦富夏人得謀書知有備其謀遂止

命王韶用間

時諸路屢探西人點集欲襲鎮洮策徹丕勒王安石曰此多是探人反爲西人所誤此所謂因問也度西人必不敢來襲又言王韶得禹臧花麻蕃字知

西人無他必得實因白帝王韶獨能因花麻以問西人動靜絕勝諸路令人探事謂宜委韶令因花麻葦厚結納西人要近爲問帝曰花麻亦必要財物待令王韶與之仍須與韶財物委之結納安石曰雄州有官庫專給用問今通遠如雄州置庫委韶以財物必能辦此此經略夏國之要務且夷狄嗜利不知義引漢高祖啖秦將及陳豨將事帝以爲然從

之

夏國宥州移牒索武勝城

武勝守將賻藥由河州內附授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王詒築城堡侵奪舊屬夏國蕃部帝曰

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報之及樞密院呈牒本帝令稍回互數字王安石曰甚善然夏國一婦人一兒子一因敵小國乃敢先自遠越加不直於我所以報之不當遜屈帝曰彼或來作過安石曰若作過即全無計算何足慮馮京曰恐助賻征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寇安石曰方事未集之時不能早助賻征今賻征已敗散洮西人爭附我乃始助賻征其無謀可知帝曰彼不能舉國來若舉國來即饋洮未易富安石曰舉國來亦不妨彼新納蕃國人皆喜於息肩我自於西蕃築城堡無預夏國事若舉國來則國人必不自直且不樂行此有堅所以不能取勝也縱彼能破我通遠我亦未足為憂况如通遠未易可破彼舉國來欲何求若我自開邊無預夏國事而夏國輒來按據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國疆界乎

是歲升古渭營為通遠軍以根本隴右

明年夏五月以通遠軍隸熙河路

案通遠軍城即今隴西縣治九城志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秦熙寧五年以秦建通遠軍宋志元祐五年增置隴西縣崇寧二年升通遠軍為鞏昌金升通遠軍命度屬臨洮路元為鞏昌路明為鞏昌府

癸六年 遼咸雍九年夏天 春二月夏人攻秦州 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

王韶克河州獲木征妻子木征降 自韶用師熙河歲費四百萬緡盡復洮河地方二千

州防禦 使以卒

慕壽祺曰河州與蘭州隣富是時蘭州為夏人所據王師入熙河若河州下則蘭州必在 進攻之列鯨神為夏國主身先士卒戰勝契丹其死時年二十一今乘常年雖幼梁太后 專政而夏有老臣善謀國我兵雖衆復何懼之有彼知蘭河有唇齒之勢出兵救贖征 以自保蘭州亦勢之所必然也韶料知夏國不敢來故能克復河州其膽略為何如耶

三月夏人駐兵天都山

梁乙埋聞王韶攻贖征於河州知沿邊軍備點集善衆渡河駐 天都山及蘆子川側約馬銜山龕谷諸族為援已聞韶破河州

擊走贖征 乃撤兵退

案長編上既聞河州奏日聞外間紛紜以為王韶全軍覆沒此必高遵裕唱之王安石曰 造作如此語言者衆恐非因違裕唱之也遵裕但不能料夏國不敢來爾如王韶即從初 便料知夏國不敢來上日者不能料即不敢往河州矣又長編上日河州與蘭州相鄰此 可虞也安石日乘常必無能為但不侵迫彼國必不敢妄作上因言夏人善戰安石日夏 國安能用兵但中國未修紀律故爾如昨者慶州即可見老弱至多都無部分上日此非 其精兵如魏太武屬老弱富敵非其所惜安石日乘常豈魏太武之比夏國來寇恃衆而

已若能潰其老弱精兵豈能獨留上曰夏國屢敗契丹安石曰契丹雖大而無能以當元
吳宜其敗上曰彼詐亦能敗契丹諒詐為國主能以身先士卒犯矢石所以能率其衆勝
丹契

案天都山一名西山在今海原縣西四十里宋太宗雍熙二年陷於夏曹瑋知渭州擒德
明於天都山元豐四年李憲自熙河進兵於天都山元祐間夏與西羌相接衆兵天都山
夏臣野利常守此號天都大王元符二年折可適權第十二
將奪天都山尋陷於夏其山奇峯插天登其巔可望黃河

夏人修涼州城 梁氏以中國城武勝又復河州洮西地恐兵從西蕃入修涼州城及旁近
諸營為守計帝聞請執敵日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潛築城邑為伏藏之所

今涼州去河州不遠如諸路將帥得人表裏相應則西人自此多竄歸者帝又疑彼首領
未可知王安石曰陛下欲詳知則須用間謀若其大情則不待間謀而可知彼區區夏國
果有彙傑之主盡一國之材使材大者在上材小者在下則立為不可敵之國今其主幼
婦人為政所任要重皆其親昵雖有彙傑無由自進則其大情已可知矣帝曰事欲及時
但患難得將帥與陝西財用闕乏而已安石曰將帥隨時搜擇亦不乏人經制財用備西
事不必專在陝西今天下財用足則轉給陝西無難者但以米穀難於運致故惟陝西農
事欲經制爾帝又曰財用亦須素為計安石曰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庸
戶事豫則立亦誠不可出於臨時帝曰作事固自有次第且當並力經營西事也

秋八月賜涇原軍特支錢

河諸部和諾克
城宋改名定羌
木威城即密威
城在河州西南
露骨山以石如
露骨山故名亦
河州西南接此
州番界

九月戊午岷州首領摩琳沁

舊作木今
征今改

以其城降

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回軍
擊之吐蕃瑪爾戩以其間據河州

韶進破訶諾木威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
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聞先
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屢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五十四日
涉千八里取得岷宕疊洮四州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
覆沒及奏捷帝大喜進韶

左諫議大失端明殿學士

案鞏昌府志首陽山左有露骨山近岷州境在隴西縣西南一百里高峯峻絕盛夏積雪
西甯貴德廳之南有西傾山跨隴蜀界番漢俯洮岷郡邑諸山多其支阜積雪不消俗名

露骨山即隴
西之小雪山

甲七年 遼成雍十年夏天
賜禮盛國慶五年 春正月賞復岷洮等州功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果莊

舊作鬼
章今改

戰於踏白城敗死

河州遂
被圍

案東都事略宋元祐二年青唐領事阿骨打迫鬼章率衆竊據河州殺虜人畜羌酋結藥
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
城我師問罪及
令撫納生羌

或曰鹽白城在河州故道川

案踏白城在河州西北吐蕃所置宋熙寧七年吐蕃首領鬼章誘景思立王甯會於踏白城八年王韶解河州之圍復還熙州邊踏白城後燒賊廬帳木征來降河州志城在銀川

王韶曰景思立知河州是有守土之責矣而其敗可立而待何也前者思立違節制王韶不即加誅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河州人攻城兩日無功故殺降詔又不能行法乃送與思立處分思立遂大半放卻以素無節制之驍兵付之於故違節制之罪人欲其式遏寇虞底綏種落難矣踏白城之敗詔不能辭其責焉於思立復何論哉

王韶於秦鳳熙河路以茶易番馬

此茶馬所由始也時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

邊所嗜惟茶置提舉熙河路買馬以著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以提點刑獄為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羣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

案宋初置陝西路常以環慶原渭為重鎮慶歷初置沿邊四路曰熙河曰秦鳳曰涇原曰環慶各置經略制置司領之時朔方河西為西夏所據後又置蘭會路蘭蘭州會即今靖遠縣熙即狄道州河州秦秦州鳳陝西鳳翔府也

慕壽祺曰唐時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神宗始設茶

此為中國以茶易番馬之始

元祐五年增
通鑑卷一百一
州即今州
治

若睹吳叱率諸羌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違裕曰青唐無罪第為生羌所脅耳遣
神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睹吳叱知不附已潰去從詔取岷州下之令
士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明年羌乘景思立之敗圍
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違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缺守者恐違裕登四
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繇南門謀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
難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

暮壽祺曰包順者誰青唐大首領龍珂也熙寧五年以十二萬口內附賜姓名包順隨
營効力王詔高違裕復優待之至是擊走瑪爾噶何報之速也蓋彼以誠投吾以誠感彼
以禮來吾以禮應未有不為我用者也
唐太宗之待尉遲恭亦如是而已矣

夏四月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瑪爾噶圍河州其勢甚盛韶自京師還至興
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州方城守

韶命徹之選兵得二萬人請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
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於結河川斷夏國通路進臨甯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
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帳八十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
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
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
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

案阿諾城在今河州東南一百里吐蕃所置宋熙寧七年王韶率兵克河州拔吐蕃阿諾
木藏城改名定羌城元升為縣後廢結河川在河州境甯河寨在河州南六十里本吐蕃

香子城地踏白城
見是年二月注

秋七月夏人誘環慶諸邊熟戶

中國陝西諸路早緣邊蕃漢乏食夏人乘此
萬機遣人以財物招誘熟戶於是歸者甚衆

分置涇原環慶秦鳳諸路將副

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熙河者九而四路又有
漢番弓箭手各附諸將分隸至元豐六年熙河路經略

制置李憲言本路番漢雜爲一軍嗜好言語不同部分不便
請并九軍爲五合漢弓箭手自爲一軍番兵自爲一軍從之

九月夏人攻天聖砦不克

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敵不至即去涇原將劉仲武
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許強之但留一將與仲武軍如期

而夏人至仲
武力戰卻之

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

夏國故都統軍嵬名浪遇卒

浪遇廢居下治坐臥一室日訓子孫以忠義口不言兵至
是卒遣表以擯用忠良勿犯中國爲言諸梁惡之不以聞

是歲勅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

憲以命殿直皇甫且且
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

遠獄抵罪然回
鶻使不常來

慕壽祺曰國必自強也而後人畏之當是時西州同職不朝貢久矣宋以其距西夏所轄
敦煌甚邇雖令發兵深入是亦擾亂後防之一法也乃我以使往彼不以使來其輕中國
已甚而望其援助耶然則後之
有國猶家者可不務自強哉

乙卯八年 遼咸雍十一年夏天 春正月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為粥以食光戶

饑者

夏五月夏人誘蕃僧李芭氈降不果

芭氈居黃河北領部族甚衆地接西夏梁氏使人誘脅之洮西安撫司以聞帝詔授三班差使

本族巡檢芭氈受職遂不果降

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頓埋謀叛伏誅

秋七月分涇原兵為五將

八月禁慶州荔原堡蕃部入西界劫略

初德增塞蕃官李德平劫略西界財畜已差官根究還夏國首領至是慶州荔原堡蕃部

擯入西界劫略西人時於界首出沒理索人畜歸延經略司恐彼此讎報言於帝乞嚴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從之

冬十月夏國保泰軍統軍禹臧花麻以兵事入告

王韶城武勝常恐夏兵來爭軍中一日數驚花麻密以書字文

報無他詔因遣以金帛使伺國中動靜是時遣弟諾爾入告乙埋點集人馬謀掠沿邊熟戶丁家等族帝詔熙河經略使高遵裕密優賜之

是歲秦鳳提點鄭民憲導渭水溉田

王憲時駐通遠軍即今隴西縣地縣北一里許有渭水焉自渭源縣流入境又東歷通渭甯遠伏羌

縣界入秦州境鞏昌府志渭水入城其東西南北四池前後濬引以資汲取蓋自熙甯八年秦鳳提點鄭民憲自通遠軍導渭河至軍溉田又有頭渠在縣西十五里二渠在縣西教場三渠在縣西三里岳家教皆引渭水澆圃轉善下流仍入渭

十二月甲寅熙河路木宗或首領結彪謀叛

熟羌日脚族青嘶扒斬其首來獻補下班殿侍

丙辰九年

遼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

春正月屬蕃溫溪心請內附不果

溪心溫訥支弟同居邈川為蕃部都巡檢向受夏國俸給

遣使熙河請舉族內附經略使高遵裕言溫溪心見欲來降諜知夏人已在邈川之北若溫溪心畏其迫逐而來拒之則非平日懷撫之意納之則夏人必有辭不敢專決帝以溫溪心乃受夏國俸給之人不許招納已而右廂首領耀沒楚美以下三十餘人乞納士歸順亦不受

三月丁丑宗哥首領鬼章寇五牟谷熙河鈐轄韓存寶敗之

鬼章者西蕃大酋也桀黠多智謀所部兵

銳敗爲邊 熙甯中誘陷河州景思立上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寇五牟谷存寶與蕃將蘭氈納支大戰破之

案存寶在熙甯中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巢谷至軍中問焉谷眉州眉山人嘗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策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

寶頗相善也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

慕壽祺曰觀於韓字寶之死用人可不慎哉明嘉靖二十五年春三月四川白草番亂以成都衛人何卿允總兵官討之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久之賊盡平何其勝也

蓋卿初鎮松潘十七年於川邊番部情形及山川隘塞胸有成竹耳存寶隨產也其在熙河亦猶何卿之在四川也及討南蠻不惟無功又得罪以死甯非人地之不相宜耶若巢

谷者不以生死易其心今人中殆罕觀矣

夏六月夏人謀取熙河兵不果出

上爲王安石言熙河探報夏國欲用十二萬人取熙河六萬拒漢兵來路六萬攻取果如此奈何安石曰

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國縱無後顧不知十二萬人守熙河幾日自來夏國大舉罕能及二十日熙河雖乏糧亦皆有半年以來枝梧悉無足憂者且夏國非急迫安肯出此出

此則總歲賜致諸路攻擾有何所利已謀者從邈川回言中國不納溫溪心等降兵不出

秋八月環州幕家族投夏 初環州善官慕恩慕化數立邊功中國賜資優渥恩等沒後族衆益繁向背不一時有數族欲投夏國請發人馬接應錄

邊首領密申 衙頭以聞

十一月己卯洮東安撫司曹包順等破鬼章兵於多移谷

壬午鬼章 一作果莊 寇岷州知州种諤以輕兵敗之鐵城 岷州西北九十五里有廢鐵州即鬼章宜結所居之鐵城

也

十二月己丑棟斃 舊作董 既今改 使鬼章聚兵洮岷齊新附羌多叛歸之 甲午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

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丞禮彭汝礪言自古不聞有中人為將帥者唐明皇時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勳為招討使唐之禍萌於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敗事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襄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少功成其禍大章

再上 弗聽

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 詔有得冷雞朴首者賞之瑪爾斃請自效衆以為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瑪爾斃盛裝以出諸

羞讒視無關志憲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離朴詔岷州界經果
莊兵要者賜錢脅從來歸者釋其罪此十二月丁酉日詔也

是歲置滔山監於岷州

為鑄鐵也滔山在岷州城西一百五十步

案宋史食貨志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亦有監
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岷州新置滔山監蓋自用兵西北錫貨不時或以一當百
或以一當千就近鼓鑄此一時權宜之計也民國五年秋河南汲縣西鄉古墳中發見宋
大觀鐵錢不知其數錢外廓徑四寸二分厚三分重庫平二十兩有奇十枚連合貫十二
斤十兩之數是一枚當一百矣錢文大觀通寶四字兩面同文作瘦金體與銅質大觀錢
文無牽髮異徵宗大觀元年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降錢式於鑄錢之路此項鐵錢或卽
其時所鑄爲自來錢錄之所未箸而品質之
奇可歎觀止因記岷州鑄鐵錢而連類及之

丁巳十年

遼太康三年夏大安三年春正月夏國使人賣馬覘軍事

時蔡延慶知滑州夏人禹威花麻疑邊境有謀使人諭境賣馬

覘之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他日彊吏入夏境
攘羊馬延慶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告若有之亦當
爾也夏人悅服

二月夏人築講宗城

秉常愚闇未悉誓詔明文梁乙埋勸於講宗積廣聚材木創築城堡地與環慶路相逼經略司恐致邊患請保安軍移謀詰問

熙河宣撫使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陲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

召請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當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慕壽祺曰王韶志在請纓資適逢世其平戎策所云欲平西夏必先取河湟說雖行哉然復不遂蓋其用兵也王安石持之堅其罷官也王安石促之死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豈不誠然乎哉

三月癸巳文州蕃賊寇邊州兵擊走之

夏五月夏國梁兀乙

今作梁額葉

執環慶誘降人且烏柔遠守將孫貴發兵來攻六

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環慶經略使高遵裕遣蕃部且烏兵馬監押王顯潛至帳下偵事乘間誘兀乙降兀乙執且烏顯走還告柔遠若主孫貴

貴同巡檢胡永德發兵臨界索且烏縱火焚新和市乘常遣使入告帝責降違裕等有差

秋八月慶州屬羌熟戶侵西界

先是熙寧六年春二月陝西順甯寨番部逃入西界蕃官劉紹能以兵襲逐不及反捕西人為質帝聞之嚴戒

邊吏自今毋或生事至是慶州西谷砦與夏國連界其熟戶乘蕃族無備入界殺奪人馬環慶經略司隱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漢界射傷熟戶為辭移牒宥州詰問

案順甯若主田環言邊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者平時入西界盜草畜人戶及夏人理索卻反稱西人入漢為盜邊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賞增飾事端更致誅殺無辜以挑邊釁與慶州事頗相似邊吏宜嚴行約束免貽西人以口實否則兵費自我開矣

九月詔鎮戎德順軍各置都監一員

戊午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夏大安四年春三月夏人遣鬼心一作威沁入邊刺事被誅遂執熙州蕃

戶兀勝今作納木沁以歸初乘常誘邊民劉勃怡作奸細偵中國虛實事覺被誅已遣蕃戶

所獲經略司根究得實又誅之乘常怒縱兵入熙河執珠旺族蕃戶兀勝等數人歸囚於地牢經五日放還

案史王詔傳詔遇踏征首領賂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集賢殿修撰復擊走踏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熙州洮為狄道州今改臨洮縣

夏四月夏人立熙河封堠乘常遣人於熙河界內掘坑畫十字立草封為堠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長孫良臣以聞帝令蹕延路移牒戒約之

己未二年遼太康五年夏大安五年春三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知諫院徐輔為右正言直龍圖

閣權發遣渭州其計議措置邊防事如故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為軍每戰多以蕃部為前鋒而漢兵

守城伺便利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必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為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蕃漢兵團結分戰守每五千兵隨屯置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帝頗采惠卿議欲推其法於諸路故遣禧往計議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遺官措置涇原而涇原帥蔡延慶以為不可朝廷亦是之並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參錯圖其狀別為法以奏且環慶法不可改帝與惠卿詔曰徐禧論措置析將事惻怛慷慨謀國不顧已令代延慶帥涇原卿宜勉終之

夏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都監李浦逼逐出塞

秋八月分涇原兵為十一將

冬十一月夏人隸河東請交會人戶

夏剛梁乙埋遣蕃官張靈州奴僞為漢人入邊偵事為涇原游兵所獲乃移謀河東言以所據

漢界諸邊人馬與本國被捉人馬交換經略司以聞帝許之

夏人侵鎮戎軍

夏人以萬騎往攻適知鎮戎軍張守約巡邊與之遇守約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強弩瘴夏何一人夏人遂退

庚三年遼太康六年夏大安六年

春二月夏人謀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氐復臣中國受西平節度使職遣衆謀襲邈川已聞其城主溫訥支

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

兵還阿令京溫溪心弟也

案邈川城即湟州見宋史地理志東至蘭州二百餘里即西甯碾伯縣之東西川噶斯囉

於此建城居之招納流亡滋種深耕為根本地宋元符二年熙河蘭會路經略使胡宗回

言宗河口東岸近北舊有邈川管下阿密特城則噶斯囉管轄區域已至蘭州西

北餘見後元祐七年秋八月注碾伯明史作碾白他本又作碾北今改為樂都縣

夏四月夏人械環州叛族以來斬之

置夏人震恐居數

日械以來斬於市

時環州肅遠若慕家白子等剽屬羌為亂張守

秋七月夏人將築城於河州界詔禁止之

西界首領禹臧結通藥蕃部巴鞠等以譯

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熙河路經略司以聞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

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為無備屢逐約關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

馬勞止之

冬十一月夏人返環州田

夏境與環州犬牙相錯每稜夏人必侵掠其田多棄弗理知

慶州俞允檄所部以時耕植慕家族山東叛戶入西者三百

為衛又遣將張守約燿

兵塞上夏人乃反其田

夏人攻劉溝堡

邊將劉昌祚領騎二千出援夏人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會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

事以來以寬抗衆未有如昌祚昌祚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

辛酉四年

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夏四月夏國太后梁氏囚其主秉常

秉常以愛行漢禮爲梁氏所惡梁乙埋等皆不悅將

軍李清謀以河南地內附梁氏殺之梁氏既殺李清幽秉常於興州之木峇距故宮五里許令乙埋與罔萌訛等衆集人馬斬斷河梁不通音耗於是秉常舊時親黨及近上用事

諸酋各擁兵自固乙埋數出銀牌招諭不從國入大亂

五月夏國統軍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請討梁氏

花麻素不悅梁氏見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稱夏國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

下油油若發兵來討請舉族以應帝詔知州苗授密諭使人云自三月以來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寫一文字爲信因厚賫遣還

六月甲午鄯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緜襖銀器鞍轡象笏

秋七月詔李憲帥涇原等道暨河東兵討夏

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陳報云秉常爲梁氏所執或曰雖

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鄯延總管种諤亦疏言西

夏內亂宜與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且對帝大言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
來爾帝壯其言始決計用兵矣孫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
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膝元發亦上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
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
年之計也帝亦奇其策而不能用乃詔大舉征夏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
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

五路並進皆會興靈而以李憲總帥
慕壽祺曰三國時魏張既初為雍州刺史後擢涼州十餘年惠政著聞邊陲甯謐無他能
用人故也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消敦煌張恭周生烈子等後
皆有名位夫張既以一州刺史得人猶如此其多况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大西北用武之
地豈無一二可以將兵熟悉西夏地形者而必用刑餘之徒耶然以李憲與童貫較憲猶
差勝一籌矣

夏人以兵襲西蕃西囉谷
西囉谷西蕃所屬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國中內亂恐西蕃窺其隙令三頭項人直抵西囉谷劫割蕃部西平節度

使董氈使養子阿里骨率兵擊之斬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八月辛酉夏人侵臨州堡詔董氈會兵伐之

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庚寅又擊破於女遮谷遂復古蘭州

城之請建為帥府

女遮谷在皋蘭縣東三十里憲與苗綬敗夏人於此

案李吉甫云蘭州以皋蘭山為名前清定縣名亦取此今之五泉即皋蘭山也此山見於正史久矣攷匈奴列傳武帝元狩三年春三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至皋蘭斬首八萬餘級後又率萬騎出隴西踰烏蓋討越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塞皋蘭山下後人遂疑皋蘭山在玉門關外非蘭州之皋蘭山也此為本傳千有餘里句所誤攷漢焉耆山即今山丹縣之焉支山皋蘭山名也應邵曰河名在隴西白石縣漢初隴西即今蘭州水經注難水又東北皋蘭山水經之難水今河州大夏河皋蘭山水今洪水河知皋蘭山在河州西境昔霍去病已北過焉支山至甘州境何又蹙戰於此揆度情形必旋師時過河州境昆邪王邀其歸路故合短兵力破之也其後去病又出隴西北地本傳言涉鈞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於驪得驪得匈奴中地名武帝太初元年開治驪得縣則是去病出師行至甘州即止之

慕壽祺曰宦官不過給使省闈且夕掃除而已其後豎刀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利餘為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唐以貂蟻為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李憲童貫經略河湟合將相之權而操於一人之手矣憲能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功亦不小哉

九月乙酉董氈遣使言已遣首領洛施軍篤喬阿公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吐蕃

首領也初上詔董氈集兵會伐夏國又諭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讎當崇其爵賞敢有違詎者誅九族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

十一月己亥蘭

州招到西市城歸順西蕃注丁探令歸三族大首領麻多囉潘等三百餘戶千三百餘口辛丑蘭州節次招到西市監軍司管轄順夏國西蕃音摩古勒額錦星羅舒克等四部族

大首領番鈴轄約蘇等二百三十餘戶二千餘口

知鎮戎軍種諤勸勝招諭從之

是月甲申朔諤言興靈州等處多蕃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言梁氏殘害其

主使素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遷裕降勸勝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間人傳示西界

慕壽祺曰觀神宗勸勝即討西夏之機文也云已遣將臣請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並覓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又云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

更無千里之敵蕃自此而高遷裕劉昌祚神諤王中正李憲五路出師之計畫已實行矣

十月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復與夏人遇戰敗之

此小接觸也初李憲既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進兵蘭州遇夏人數

元豐四年遷裕
知慶州又節制
經原軍

萬於女遮谷我師前澗後山而陣夏人逆戰自午至酉夏人退保大澗大澗深闊憲慮有伏兵不欲追襲夜與夏人對壘交射中夜夏人遁殘卒退入龜谷龜谷今榆中縣女遮谷在其境內地當孔道與皋蘭接連熙河軍至此與夏人遇戰敗之

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攻西夏清遠軍取之

此由慶陽出兵循環縣以趨靈州也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遂攻

清遠軍取之張守約言於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請以前軍先出直搗其城令夏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

案慶陽附郭安化縣至環縣界七十里環縣在慶陽府西北二百一十里北至甯夏府靈州所屬花馬池界二百一十里清遠軍在環縣北遵裕出慶陽趨靈武為必由之路宋史神宗紀作通遠軍大誤蓋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寨為通遠軍

癸酉王師入西夏韋州

慶州兵至韋州則去靈州不遠矣高遵裕至韋州及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懷

案靈州志韋州西夏置宋史嘉祐六年夏人改韋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後又改靜塞軍元廢其故城在靈州東南清設把總一員常川駐防屬靈武營參將管轄固原州志明宏治間巡撫王琦重築城周二里

涇原節制內侍王中正襲取西夏宥州

此由陝北進兵出麟州至宥州以趨靈州也
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

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後乃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土
馬多陷沒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神諤亦領兵至兩營相距才數里先是朝旨禁入夏境
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懣思戰諸將謂中正曰際延軍先行獲
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
中正從之遂入宥州屠居民五百餘家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此由麟州出兵道經靖遠海源以趨靈州也憲既克蘭州
帝詔憲領兵直趨興靈董旣亦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

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憲不奉詔乃總兵東上平夏入於高
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與夏人遇敗之降其酋裕藏穎沁薩勒

案屈吳山在今靖遠縣東七十里古懷戎堡南西連大白草原南接六盤山其地泉多林
茂禽獸足資獵取會甯縣志屈吳山在縣東北百里接靖遠打拉池界蓋一山而跨兩縣
之境

戊辰神諤收復夏州

此由陝北綏德州出兵復自夏州以趨靈州也諤以蕃官
麻也託質嚮導抵夏州知夏州索九思通諤因入城發官私窖

未幾去又敗夏人於黑水及破石
堡城斬獲甚衆皆十一月事也

宋師已至靈州
城下僅七十
夏都此河無
餘里况此時
橋已結不難
險可守不難
以此而食也
敗也成豈不
惜也哉

西夏遣使結吐蕃董氈不從

董氈奉帝詔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蘭

欲問其好遣使許割路斫龍以西地云如
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氈拒絕之

前熙河安撫使王韶卒

韶自免職後抑鬱無聊病疽卒年五十二諡
襄敏岷州人葬於城南金童山下墓尙存

十一月乙丑李憲敗夏人於囉逋川

涇原副總管劉昌祚總管姚麟進兵至靈州城下以高遵裕兵潰均爲夏人所

敗

夏國諺言王師五路會興靈乃清野以待悉其精銳渡河保興慶府昌祚與麟率蕃
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

磨齊隘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遇大王阨險不可前昌祚拔兩盾先登夏人小卻師乘
之遂奪其隘追奔二十里斬其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崑等十五級獲統軍姪訖多

埋等二十二入斬首千七百級此十月乙丑日事也涇原軍進次囉沙川取其窰粟鳴沙
川在今中衛縣東南一百五十里距靈州不足二百里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

入遵裕嫉昌祚成功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令按甲勿攻
是日慶兵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千騎赴之未至而敵已退先是昌祚言軍

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
昌祚既而高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

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違裕討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違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橐傳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違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才萬三千人遂歸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人追及戰退之惟將官俞平爲夏人所斬

案孔平仲談苑遺裕圍靈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漠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違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爲備與長編異七級渠在靈州境內唐代宗八年吐蕃寇靈州郭子儀敗之於七級渠卽此

慕詩祺曰宋分五路出兵討西夏浩浩蕩蕩如颶風急雨之驟至幸而種諤入夏州矣又幸而劉昌祚已至靈州城外矣使無高遵裕之忌功夏其滅矣乎而亦不盡然也蓋夏自梁氏專政國雖衰然緩急豈無宿將蒐擢勁兵數萬亦豈難得以中國素無節制之兵而無人統率又無絲毫團結力與夏人久相持其敗也蓋在意計中矣

諸軍自靈州還先是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遂軍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全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種諤至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入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

卒死亡者已二萬亦引還皆未至興靈高遵裕劉昌祚至靈州糧盡士卒無復行伍亦敗歸雖至興靈無功李憲既不至靈州董氈亦失期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預遣孫固請誅之帝不聽

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鄭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遵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綱目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莫壽祺曰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軍官相妬於行陣此古今通患也而軍官之嫉妬尤足以誤國而病民宋五路出師伐西夏節節進攻靈州克在旦夕高遵裕恐劉昌祚之獨成功也遣使止之遂致功敗垂成欲復邊疆而雪國恥難矣哉

增修清遠軍城壘

高遵裕言清遠軍正當險險可以屯聚兵糧合依舊置軍增修城壘其

等州今相視地形亦合因舊聚落置堡寨以為控守通括道路詔遵裕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糧道即依所奏修葺

王五年遼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初夏

國夏所以制勝之策至此始揭明將軍欲以巧勝人使馬騎弓故不發

此篇每紀一事有首有尾五路究竟因何罷兵網目不著一字令閱者不覺無疑作者引宋書李舜舉傳以證才筆如風具此

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問言為正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貴授鄂州團練副本州安置神譚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問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

憲覆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日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綏略安撫制諸使知蘭州

案史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劉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略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生

倉猝帝用其言均予之及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楊山澤不受調

吏往逼呼輒擊解州至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李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

尹起莘曰苟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生遵裕等失律無功法因常黜然李憲既為首將衆至靈州違命不往推

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不問而又加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不知有國法也憲乃無知刑人而使之經略使之安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

官惟賢之義哉據事詳書其失自見

夏人修南牟城

南牟倫大都山葫蘆河形勝自李憲殘破宮殿皆毀蕃部族帳遷徙無依梁氏使乙埋修復之近大都創立七堡量兵為守已聞秦鳳副總管張守

約引兵出塞
乃撤役還

二月詔董氈首領結隣死者朝辭物給其子董訥支蘭氈增賜絹百疋

是年九月又食

董氈將
士有差

夏人掠定西城

定西即夏西市城帝賜今名屬蘭州梁氏令衛頭首領縱人馬入界掠商人及成卒熙河經略安撫司以聞帝詔李憲曰羌人之性畏強凌弱若不

令守將度機便卸往翻殺將為憚怯啓侮不已則賊計得逞道路愈致艱虞可速與指揮又詔陝西諸路經略司嚴誠城守遇有西人人犯密伺賊馬所在悉行討戮毋為輕易致

善姦便

夏國禹臧花麻請內附不果

初花麻乘西市城入興州以覘兵勢已五路兵還花麻不能內達久之遣使送蕃字文白陳情款期於三月辛卯由

堅博城投附請中國發兵接應帝令李憲經畫之會以三月四日孫晞渡河被獲遂不果

夏人遣兵襲西蕃不果行

梁氏見董氈不肯與和起兵將襲之董氈知其謀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國曰夏人通好前經拒絕已訓練甲兵俟從進討

帝詔苗受李憲等師行有期即預以告梁氏懼而止

三月夏人截歸漢蕃落於黃河渡殺蘭州供奉官孫晞
黃河北有馬凌親家翁哩
努卜密桑一家十五口約

內投新順部落馬凌等言於知蘭州李浩乞發船取接浩差孫晞
晞應之夏人計誘晞過河殺之水中並執馬凌兵士十餘人

夏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
斬其統軍嵬名妹
精副統軍訛勃遇

秋七月夏人大舉犯鎮戎軍與三川營巡檢使王貴戰敗之
梁氏慎淮安之敗集
十二監軍司兵及諸

州僧道會於鐵牟天都二山沒煙峽葫蘆河諸處各齋五月糧入犯至鎮戎故邊
巡不進三川營巡檢王貴視爲怯率衆過濠索鬪夏兵張兩翼擊之貴大敗走

案平涼府志鎮原本漢安定郡自元魏隋唐爲州多以平高爲治所唐廣德元年馬璘以
原州入吐蕃表置行原州在靈臺縣之百里城而平高爲廢州故稱爲古原州後於其地
城之名曰鎮戎軍鎮戎在蕭關之中南沿涇河西通連道仍
重鎮也元并鎮戎原州合名之爲鎮原州明降爲縣今因之

夏人分掠熨斗平
梁氏分鐵牟山衆五千入熙河至熨斗平
新堡外殺掠漢蕃人口驅掩士馬而回

九月夏人攻德順軍靜邊隆德兩寨
夏人過濠擄掠老幼千人帝慮西人自爲得計
因此頻入爲寇詔經略司嚴切戒約先規賊馬

屯聚近遠虛實度兵力可以取勝乘
隙掩殺務要完全不得輕易遠出

熨斗平者以其
形似也熨斗
名運斗熨斗
置熨斗以木爲
之柄按熨斗而
使

案靜邊故城在今隆德縣西南九城志德順軍領靜邊寨天禧二年置金志通邊縣領靜邊寨舊為縣元廢通邊廢縣亦在隆德西南隆德故城在今隆德縣西北九十里九城志元禧元年置羊牧隆城慶歷三年改隆德奉屬德順軍雍大記隆德原名邪沒隴川番語訛為羊牧隆城金升為縣屬德順州

夏國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移書邊臣劉昌祚請平

書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獻為必適於

正若乃聽諛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窳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宜出其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微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况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使角力競疆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為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聽致感祖宗之監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災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謙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答之

夏人盜縛羌酋噉名昌來獻

噉名昌將侵宋詭稱送幣慶州知慶州趙高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繫獄破械出之告以故約期日使往果縛

熙河用兵官官專權時代 宋神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甘肅通志卷之五十五

三

取發名
昌以獻

多知蘭州李浩乞修浴施所洛宗二堡從之

初李憲言羅日伽羅總兩堡東接蘭州北臨黃河每歲河凍須藉羅日等處控

遇賊衝至是浩請修浴施所

洛宗二堡名異而地則一也

案浴施所洛宗兩堡俱在皋蘭縣西蓋即李憲所言羅日堡伽羅總堡特譯字偶殊耳今考皋蘭西鄉西古城西三里有一古城俗名小古城新城西八里有古城俗名老古城當即

此二堡遺址

癸亥六年

夏太康九年夏大安九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攻蘭州

先是梁乙埋遣數十騎至蘭州境北隔河呼曰我夏國已勝麟延路兵俟河凍

即至蘭州繼令千人噴梁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數十萬衆趨皋蘭已奪西關門知蘭州李浩閉城拒守鈴轄于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遂所以全合脫也走馬閻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啓關當奏劾文郁曰今披城而出以一當千勢有萬死豈畏劾哉况守則無必固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兵突之敵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其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慕壽祺曰夏國犯蘭州號數十萬衆最少亦有數萬人李浩明知寡不敵衆且以敵軍新來氣銳其其持重也固宜王文郁以一百人夜縋城而下擊退夏人解蘭州圍勇矣哉然

隴人如文郁者所在多有欲飛騰變化而未有因古今來不埋沒幾何人矣

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李憲為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閣門使代

李浩知蘭州

夏兵進屯熙河境

夏國聞中國築定西城國母梁氏令諸軍屯聚熙河備之

詔李憲募死士購夏首領仁多唃丁

唃丁多於西南邊出入去年九月永樂之役領兵攻城最為兇黠至是帝詔憲密結致死儕類

謀生致之或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唃丁自衛其嚴不能生致

案鐵圍山叢談以唃丁為青唐將誤他本又作星多哩鼎永樂之役夏國初總兵至者乃梁默雷凌遠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餘人持鉞鑼城為城上官軍擊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氈不欲官軍見之後唃丁領兵至驅率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屍晝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蓋唃丁殘忍虐用其人屢擾隴疆殺人多矣明年冬十月為邊將彭孫所殺唃丁死其子仁多保忠久據西南部落素為桀黠帝又詔范育招致之不得

三月夏人復攻蘭州與副總管李浩戰敗走

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

曲珍將兵攻鹽章

俘誠千驪等畜五千去

夏將拽厥鬼名與邊將戰於賀羅平敗被擒

拽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界知慶州趙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

將兵三千左右分擊歇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高成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沙磧也仇敵入平夏無由破之又遣二蕃官各將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若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

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夏人駭潰斬誠其衆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一萬餘

夏四月知蘭州副使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

夏兵聚巴義谿將攻蘭州李浩偵知屯註所在潛師掩擊夏兵退走浩追入界

夏衆自吃囉瓦拱赴援與浩兵戰大敗

涇原軍入夏水東口戰敗夏人復圍蘭州殺右侍禁章定

熙甯若翁坑堡巡檢王世隆領兵入界至水東

口梁乙埋遣衆拒之世隆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中傷走乙埋縱兵趨蘭破西關遂殺管勾侍禁章定盡擄所屬十圍連糧人及橐駝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傷如積圍既解

蘭州人收積尸爲京觀是役也有蕃部掄約入告中國得爲備故不能大入

案西關堡在今皋蘭縣西五十里宋元豐五年置六年廢元祐二年復修詔留禁軍二千入別募一千五百人入役若西賊犯蘭州候已逼城下急報總領官孫路結成陣隊向西

南依險避賊或取小路退歸河州熙州不得東迎賊鋒致落為便胡宗回又言蘭州西關堡近西地名巴珍旺可以繫橋通路直入邈川兼可於宗河行船漕運甘肅舊志謂在蘭州西二十里攷宋史地理志不載蘭州至西關堡里數惟阿于堡注西至西關堡界二十里通志所言當係本此但宋志明言至其界則未至其堡可知如果西關堡距蘭州路僅二十里則詔旨何不命其徑歸蘭州助守而反向狄道河州退避乎皋蘭縣新志謂西關堡即今之西古城

詔李憲嚴邊備

詔曰近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於十二月十五日劫蘆河取齊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為枝備

六月夏人犯乾輿砦

梁乙埋數犯蘭州不得志以兵侵鎮戎攻乾輿砦直過界濠殺掠人畜守將發兵遲飽掠而還

詔劉昌祚謹秋防

詔夏國近雖遣使修好朝廷答詔許通常貢然新畫疆土封守未正敵之承命逆順情不可保漸通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近詔以為

邊事遂甯忽於隄防或誤國事委昌祚詳此施行又詔河東經略司毋招接西人其自願投順人口可說諭約回若懼殘害勢不能歸即義當安存或界上有人收索宜勿應答如首領或用事人緣內怨願投附即收留奏聽旨候將來已降誓詔別聽指揮

閏六月涇原劉昌祚奏夏人復來乞和詔許之

夏人亦獎於兵西南都統昂星崑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和好初

昌祚以聞帝諱昌祚答之已而
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許之

秋八月環慶兵襲夏邊界

環延路經略司奏據順甯砦言西界把口小首領冬至詭指
說環慶路兵入西界殺兩流人馬帝詔環慶路經略司具析

有無兵入西界討殺斬獲仍詳鄜延路言西人欲來報事選人伺候常為預備兼八月
後本路累以巡防探卒為名遣兵出界各有斬獲並奪到犂畜顯是不依元降無輒出兵

詔旨慮西人以此為詞仰常誠約
緣邊城寨兵將官等遵守前詔

冬十一月夏人攻西蕃敗績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領阿里骨本于闐人其母給
事董氈因養為子嘗從王師西討有

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及董氈病卒子蘭迪比先死悉以種落付之遂嗣職不敢以
喪告故朝廷未之知乘常屢次請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敗還阿里骨追逐入境抄掠砦

堡獲級萬夥仍以董氈名
獻捷中國並請出兵助討

蘭州添置市易司

支撥錢本計置貨物應接
漢蕃人戶交易以助邊計

甲子七年

遼人康十年
夏大安十年春正月夏人大舉犯蘭州

初李憲以蘭州為西夏必爭地夏衆為
王文郁擊退後猶數至河外而相羊不

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俱備至是果大舉入犯步騎號入十萬圍蘭州
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

案宋史李憲傳正月甲辰上詔憲深戒將吏勿輕冒賊鋒誤國事丁未又詔李憲速遣諸事信熟人檄董鈺阿里骨出兵攻討更廣求間路探候城中息耗仍諭在城官吏伺察姦細守城人頗令蕃休勿使倦怠及圍解又詔李憲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泊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眾傷夷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官逼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虜為恨又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兇酋仁多噶丁侃強任氣深慮恥於傷殘不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大瓮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且多方廣布斥埃督責守將無怠防禦仍頒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憲又遣間諜阿里骨等選騎渡河來攻至是與夏人遇戰夏人敗績

二月李憲乞招討西人及上撓耕策

是月戊子上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

餘萬衆果可以致傾國集否又大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撫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鈴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懷內附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穢楊吉等出塞已見事驗為忽往倏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又詔李憲夏人自連歲不時點集之後人固已有受其變者又圍犯蘭州大眾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兇酋仁多噶丁殘忍虛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其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及彼羌戶必不自安之人疑可乘時間以重利俾有內向之心廣肆招來以衰賊勢仍時出精銳塞外撓其春耕為今之宜最為困賊上計爾宜圖之仍賜錢一百萬緡絹五十萬正為修築備禦錫賚之費又詔憲西賊自蘭州挫銳傷夷之後聞其中欲得內附者甚多未知虛實可資委守將多方招徠或專遣一二近上有機智官如康誠輩主其事此於方

今邊計不為小補兼
繁賊強弱事實不細

夏人集兵練家流爭葫蘆河

夏人訛傳中國欲城葫蘆河乘常發河南北人馬十分之九期集練家流爭之邊吏以聞帝詔宜明遠斥堠探敵所向

濟野城守則為制敵上策帝又批詔尾曰本路撓耕之兵數出浮斬殆以千數羌人俗重酬報今所聚人馬不見漢兵勢不空回必欲諸路鈔略諸路中本路且有瑕衅必恐首

擐敵鋒不可不厚為之備

三月賜鬼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河西鞬鞞國攻夏甘州

鞬鞞西蕃種與回鶻東境相鄰乾德中嘗入貢中國後以道遠隔絕其俗曠悍喜鬪輕死好利與夏國世讎嘗以兵侵掠北境

俘奪人民鬻之遼時聞夏國與中朝構兵願其衆抄掠右廂監軍司所經河經略司以聞帝命右班殿直皇甫旦持詔諭西蕃使結其兵共圖夏國旦至青唐羌酋鬼章留之塚山

寺不
得達

六月夏人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

案宋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

見宋歐陽修歸田錄

又以郭進為西山

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
同後於都城及沿邊等處置都巡檢及巡檢掌訓練甲兵捍禦敵軍所轄或
數州或數縣或一州一縣其位尊其責重州縣守令悉聽其節制明清之世
以巡檢為縣令屬官則卑卑不足道矣

秋八月命蘭州設備

高諜報西人廣造攻具錫國點集聲言欲入蘭州帝慮守臣將
士拙於前勝輕易待敵或為誘戰別致失宜令察識往蘭州與當
職官經畫為備及募人深入刺候謂如敵果入寇務在謹重過於去年照管守禦兵將盡
夜悉力應副以取全勝仍度人情時與稿給候大河冰開方得往他處巡歷上既慮稜事
已畢戎騎或來命劉昌祚更籌畫謂如未可出即謹
守前約內外備戒勿承順廟廷一時指揮妄有舉動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夏原川子路距定西及會州之安西平
西諸城僅百里可朝發夕至乘常遣兵

入熙河界圍定西城燒燬龍谷族帳第五副
將秦貴與內殿崇班韋萬引兵拒之乃卻

案定西城今定西縣取名本此宋元豐四年置定西城在通遠軍北一百
二十里金初改定西宣宗貞祐四年升為州元徙州治安西縣此城遂廢

元升定西為州
隴州治安西縣
定西古城舊名
定西在今定
西縣北三十里

夏人遣使如青唐欲因董氐乞和

上得董氐蕃字書即命使臣引伴赴闕並令熙河經略司審驗有無夏國表文及察陳事又慮姦意未可

知或以此疑本路邊備詔制置司過為隄備毋得因此稍弛

冬十月夏人攻靜邊碧涇原鈐轄彭孫敗之

先是九月夏人圍定西城燒龜谷族帳遂以是月攻至靜邊孫敗之殺其首領

仁多
陵丁

案龜谷寨在今榆中縣南二十里因龜谷河得名河源出馬銜山徑尖山子北會徐家峽河至舊金縣東南十五里出峽遂為龜谷初為西蕃地仁宗嘉祐八年夏蕃酋禹威花麻以西市及蘭州圖籍獻於夏國神宗元豐四年秋九月李憲復蘭州夏人退保龜谷其城堅復多善積夏人號為御莊未幾為宋軍收復後又為金人所據餘見第八卷慶曆二年

春正月夏築阿干城十一月注

又案宋史神宗本紀及盧秉傳夏境葫蘆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知滑州盧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夏酋仁多陵丁舉國侵宋秉治兵瓦亭分兩將討靜邊若指夏人來路曰吾通明坐待捷報矣及明夏人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宋人縱擊之皆奔潰陵丁死焉又不言彭孫殺陵丁事

丁卯夏人侵環州

十一月夏主秉常遣使入貢且乞蘭會壤不許先是夏人犯涇原民多以火死是月攻清遠若殺我除將白玉李實又遣

使乞蘭會涇原副總管姚麟言夏人因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上從之

十二月西蕃兵入夏國境阿里骨遣兵掠境獲蕃部二人令首領賚善字書至熙州獻捷帝詔依舊丁例刺配

乙卯八年遼大安元年夏大安十一年春正月章州番官伯德內附率丁口二百五十帝授供備庫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

三月夏梁乙通犯蘭州李憲遣將擊破之自乙埋專政數擾邊鄙延經略使趙高遣以書言何苦與漢為仇恐所得不能償所

失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道之戰袍錦綵乙埋亦因會渠嵬名阿吳輩多劍願望懷內願愛不復自將窺塞至是死子乙通自為相國乙通既執政遣兵三萬屯蘭州界上將俟中國意襲之官州觀察使李憲選精兵萬餘令將王文郁山端

博坂渡河圍陵岷城克之斬首百級獲器甲馬駝八萬餘

夏宥州監軍拽厥嵬名宿兵賀蘭原與知慶州趙高戰被擒嵬名夏駙馬為宥州正監軍宿兵賀蘭原

四出假擾恃勝不設備高遣將李照甫耿端彥恭官歸仁分兵三路襲之高與端彥計曰賀蘭險要過嶺即沙磧使敵入不夏無由破之乃別遣三蕃官各率輕騎五百由間道邀截歸路端彥等引大兵直抵賀羅平嵬名率萬騎迎敵戰敗果趨平夏伏發嵬名被擒亡失戰馬牛羊三萬餘

秋七月夏銀州大旱飢

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日赤如火田野絕折禾麥盡稿乘常遣宮祈禱二十日不應民大飢羣臣咸請賑恤乘常令運甘涼諸

州粟濟之

夏梁氏圍環州知慶州章察遣兵逆戰夏師大敗

時上意在戡兵戒邊將毋妄動且議損葭蘆安疆等若與夏人夏人

聞之益驕察言夏嗜利畏威不有以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遂乘便出討以致夏帥梁氏遂率兵圍環州察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往禦可適先得其守烽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奪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於尾丁磴回次權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懷背受敵必敗夏人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乃從間道趨德城設伏邀其歸路伏兵識梁氏旗幟夏軍至鼓噪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澆水夏人馬飲者多死梁氏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齎糒赴崖澗死者如積

涇原路請造防城戰具

涇原路經略司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

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八月又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計一面施行應延環慶東河路經略司照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

先是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資沈活以為禁兵雖重而為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實資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九月庚戌熙河路請募民兵以備戍守

熙河路都大經制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強壯以備戍守熙

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蘭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拜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募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冬十月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

攷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從張安民所作劉昌祚墓銘

原兵聽高遵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為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葭蘆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師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渡葭蘆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論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侄吃多理等二十二入

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顆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

十一月詔備邊

時夏人方修貢且以夏國母梁氏卒上遣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上有言充弔慰使入境迎待之禮猶倨迓者至

衣毛裘設下人座蒙以駑且不跪受詔至是謀報夏人復集九監軍司人馬欲犯蘭州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以聞帝命趙濟探敵所向先設備又詔夏人如果來攻城即堅守慮敵

以取全勝勿為敵誘輕易出兵仍預為清野之計俟其回兵即審量追襲

案史神宗名頊英宗子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熙寧曰元豐以元豐八年春正月崩子煦立是為哲宗

哲宗丙寅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

四月丁亥鬼章子結鯁寇洮東

是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五月環州路還所擄西界人馬

環慶蕃自伊朗等硬探入夏界擄野砦戍卒五人馬四匹經略使范純粹責以引惹邊事將所擄人馬令第三

將於原捉處縱之

六月夏國遣訛囉聿

一作春約阿拉雅賽

求蘭州及米脂等五砦

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

浮屠葭蘆五寨帝即位夏國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知其有請地之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蘇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善知朝廷厭兵

雖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與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司馬光亦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斬而不予時異議者衆惟文彥博與光議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並棄熙河安肅邢恕固爭之於是議但以葭蘆四若與夏人帝陰詔曰除原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委邊臣勸會分畫給賜

秋七月夏主秉常率子乾順立

夏遣使來告哀

案宋史夏國傳秉常薨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二年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葬獻陵又按紀元編秉常有西安年號為宋史本傳所無年號韻編以為秉常時投南界錄文如此

丁卯二年遼道宗大安二年夏天儀治平元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

上遣使封乾順

為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夏四月夏人牒索朱梁川遂入涇原掠蘭家堡

夏人聞蘭州城西關堡將築龕谷砦令宥州移牒言界內朱梁川係本國

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興築不俟回纥縱兵入
涇原抄蘭家堡掠人畜焚漢蕃廬舍殆盡

五月夏人圍南川砦

帝歸四砦與夏君臣體分已定惟有分畫地界所較無多夏欲以
綏德城爲比畫境出二十里外而邊將貪功生事不樂罷兵將去

城砦二十里外帝已許給賜或向來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
卻欲築城占守故議不定歲賜亦不與夏人遂圍南川砦而兵端又起矣

案是月已巳洮西緣邊安撫司言西賊圍南川寨八日詔劉錡與劉舜卿多設方略救援
又乙亥樞密院言西蕃賊馬攻圍河州南川寨逐州軍見屯漢蕃兵馬當暑暴露當行體
恤詔劉舜卿躬圍士卒勞苦糧食多寡從宜撫恤仍依舊例隨事資助使無愁苦樂於
赴敵以稱朝廷撫士之意又言河州南川寨自初二日被圍日夕望救其王光祖王贈姚
兜种誼等各統領所部軍馬前去會合牽制至今多日未奏解圍次第請令劉舜卿嚴諭
光祖等體認南川寨人力糧儲有限當此圍閉日久勢力危困務要應援分解賊圍得以
向便爲名任賊攻圍玩寇損威誤國大事以至師老糧匱坐取困乏仍厚給金帛召募死
士許以重賞令取道前去南川寨投下文字使知救兵已到安心守禦俟賊退其守城
出戰人等自當
優賞並從之

夏人連西蕃阿里骨兵犯定西城

案九域志宋熙寧七年置南川寨在河州南四十里宋志初置南山堡尋改爲寨元符二
年羌酋鬼章城洮州以居引兵攻南川寨卽此金因之元廢河州舊志在州西南七十里
梁乙逋卑辭厚禮約阿里骨入犯如得地以熙河岷
三州歸西蕃蘭州定西城歸夏國於是阿里骨襲破

洪州乙通率數萬衆出河州會之同蘭南川若大肆焚掠又攻定西城設伏誘戰擊敗我軍殺都監吳猛等

六月羌酋結燕歸阿里骨逼之也

夏人掠隴諾堡時夏人以數千騎入秦州抵甘谷城圍隴諾堡守將姚雄以兵逐之奪夏人戰馬六匹

案甘谷在伏羌縣北九域志甘谷城宋熙甯元年置金升爲甘谷縣貞祐四年隸西甯州元廢今復故名

秋七月夏卓羅監軍仁多保忠攻鎮戎軍梁乙通以乾順命脅保忠率萬人寇涇原保忠與乙通不協甫入境遇總管劉昌祚

大衆藏之一宿即還

夏遣大首領嵬名阿吳如青唐梁乙通謀取熙河遣嵬名阿吳如青唐約阿里骨及首領青宜結鬼章期大舉阿里骨囚中國使人高昇許以

兵

案古西平郡有二治魏晉西平本漢臨羌縣地唐爲鄯城縣宋爲青唐城置西甯州即西甯府治隋西平乃漢破羌縣地晉爲樂都唐爲鄯州宋爲邈川城清爲碾伯縣在今樂都

西縣

八月吐蕃額爾古誘鬼章使據洮以叛岷州行營將神誼擒鬼章於鐵城

夏人怨失

蘭州約鬼章邊盡召十二監軍兵聚於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擊將先發以制之告於黑神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

謀不在衆此機一失後將曠騰倫不濟焉願爲首戮三請而後從之總管姚兕神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逋宗城斬首一

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爲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齊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

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千獲首領五人蓋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爲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愴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

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讐構姦欲爲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

書奏百寮班賀十一月獻鬼章於崇政殿以罪當死聽招其子買木碓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案常家山在狄道州西南六十里與西傾山相連上有龍湫深而廣凡九曲十八灣講朱城在河州西南一百里宋元符二年洮西安撫使收復尋棄之復爲西蕃所據崇寧二年

再收復金廢六逋宗城亦在河州境邦金川在河州西南六十里一統志云元祐中神誼等擊鬼章夜渡邦金川即此天都山在西安州南三十六里見此卷崇寧六年春三月注

案岷州志廢鐵州即鐵城在州境西北九十五里吐蕃鬼章宜結所居宋熙寧中州守神誼破鬼章於此元屬圖沙瑪路明初廢於故鐵城詩列嶺崔嵬擁鐵城秋風拂馬漫傷情

東坡論西光夏
人本情以勝有將
其老或謀國
言之也切深故

無人肯說平戎事
禾黍夕陽鳥數聲

蘇軾和种太守破寇章詩云青唐有通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濟通講渚橋廟謀周
召虎邊帥漢班超擊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奸從窟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歡娛

路載諸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朝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令朝二
聖臨雲陸千官溢海潮載囚車櫛櫛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尙衣貂理卿辭具服

調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后寬厚戴唐義赤手真擒虎利義未賜
梟孽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重難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

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
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慕壽祺曰哲宗之喜功也於此已見一斑矣鬼章青官結吐蕃中一小首領耳其所居之
磨州既非通都大邑亦未僭號稱元而邊將邀功獻於崇政殿倘獲夏國主其鋪張又

將何如耶王韶先取熙河意在蕩平西
夏夏人之膽未寒應百鬼章奚益哉

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疆臣梁乙通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正月

又詔備邊因樞密院言夏人逆命不修職貢繼而舉國大犯浮原狼狽空回諸路牽制斬
獲亦多度其姦心必圖再舉尙不聞諸路探報到舉措次第觀其謀但外則示弱爲款我

之計內則陰集潛俟和暖直來奔衝竊慮失於探候有強隄備詔陝西河東
逐路經略司嚴戒邊將及城寨官募人探伺先知所向常若寇至過為之備

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訔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歸
解入寇故也

辛丑涇原路言夏人犯三川諸營官軍敗之為守將韓緒
趙說所敗

九月夏人復攻鎮戎軍時仁多保忠率十萬衆入涇原聲言國母親將攻鎮戎西蕃圍
涇原十一將兵於城內總管劉昌祚病知軍張之諫不敢戰保

忠令軍士四散樵采焚賊舍毀家墓五日知慶州范純粹遣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深
入牽制晝夜馳三百里至曲律山縱兵擊破族帳斬首千餘俘老幼婦女數百人保忠聞
之將解圍潛於所札砦內如常起烟火量
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蘇軾上疏論西羌夏人事宜略謂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
無知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明逆順曲直之理此

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為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
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
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
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
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賞無故
犯願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

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遠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以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少異

冬十二月詔慶路經略使范純粹選人入西界探事並行間

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稍清而並

塞猶苦竊掠知院事安燾請復講攻擾之策並行間至是純粹奏曰用間之策雖兵家之善計須時然後行則可濟大事苟時未宜則不徒無益蓋梁氏一族用事國中既已久矣凡勢力之相忌者類已遇害故一國之衆及其酋豪心雖忿怨而斂手聽命未聞有敢輒動者彼梁氏者亦雖有竊據之漸然猶須挾立嵬名氏之子以臨其衆者蓋知國人不附而請會尙可畏也彼心有所圖而事有未諧旁有所畏而衆不爲用惟其如此故雖間有猖狂而未能專心致意以抗中國在於今日實中國之利也今朝廷委任以滿用間欲如往日野利之類臣竊謂野利得衆善戰實元昊之腹心間而去之誠爲我利今夏國酋豪惟梁氏一門而已凡其中外親黨靡不恃權用事方叶心同惡共其有深謀一切問言固未可入其餘首領雖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於國事兵權無得干預其粗有權位許其管勾人馬者不過如嵬名特克濟沙克星多貝中徹辰之類三數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

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無自以發之者若問言一出實梁氏之奇貨彼三數人者不戮則亡是特為梁氏除仇敵也仇敵盡除則梁氏者然後得肆意於邊患矣若謂欲離間嵬名之餘黨使之怨毒梁氏而內有所圖即餘黨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勝故斂手於其下而無所為也臣愚慮如此未審朝廷之議以為如何除用開一節臣未敢輕試外其選募出漢之人深入探聽等事臣見精審施行

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夏天儀治平二年春正月阿里骨奉表詣闕謝罪令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三月

三月乙亥夏人寇德靜若邊將張誠等敗之夏人又攻龍谷若若兵及東關堡巡檢等逆戰不利兵士死者幾百人詔蘭州

沿邊水田募人充弓箭手

夏六月夏人寇康固寨兵及東關堡巡檢等以鬪傷死者百九十九人

秋七月夏國旱詔言將入犯上聞夏已點集兵馬欲來作過又聞西界今年天旱點集不起帝以為疑因詔問諸路夏國今歲事力果是如何或

實經凶款止揚言大舉以勞我隄備或實欲入寇卻反言天旱以款我邊防有此二端正要精加探測先事破謀旋經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點集不實乃止

詔備秦鳳邊夏人點集軍馬聲言欲犯涇原熙河兩路宋感移犯秦鳳擾及城若特命將案官遠斥堠廣探伺并令涇原熙河兩路各選兵將於德順通遠接近秦鳳邊

面順便堡砦駐劄
以為犄角之勢

九月阿里骨復遷職加封邑

冬十月論復洮州种誼等遷秩賜銀絹有差

己巳四年 遼大安五年夏 夏五月夏國遣使乞以所賜四砦塞門易蘭州不許 使人請以

所許葭蘆四砦易蘭州塞門押件戶部員外郎穆衍折以理使辭屈左諫議大夫梁燾言朝廷昨來割棄陝西河東堡寨已失於前今外議又傳大臣欲以蘭州定西一帶割賜西人臣聞周詩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正今日之戒也大臣不務盡策制伏外敵使遠人懷德而畏威但日欲割棄疆土以損國勢非盡忠也臣聞此地皆西人要害之處必欲得之勝得他處前日蓋嘗有此議范純仁呂大防爭之得止今純仁去大防獨當國柄宜申前議不當含糊畏避也

八月蘭州知州見管蘭會路緣邊安撫司改為蘭州緣邊安撫司

庚午五年 遼大安六年夏 春正月夏梁乙通請婚西蕃約取邈川 乙通威權日甚其弟姪皆握重兵陰謀篡

奪聞阿里骨與溫溪心構怨思併邈川遣使青唐請為子結婚互為應援阿里骨許之亦遣搬察約攻邈川城使人近北往來不由邈川恐溫溪心知也搬察乃蕃部使役之稱

夏六月夏人請廢質孤

一作智固

勝如二堡

二堡古榆中地漢趙充國屯田所中膏腴五十餘頃據兩川水泉以資灌溉夏人稱為御莊自

李憲城蘭州築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會州境飢羸難以存活常營令蕃衆自爲爭復計元豐六年蘭州被兵西關堡破二堡遂廢熙河遣兵耕種爲夏人所殺及議盡

界二堡在蘭州界內熙河將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爲守乙通欲得其地令宥州驍保安軍請廢所築新堡乙通請廢二堡不得六月以五千餘人乘大霧猝犯質孤盪平遂攻勝

如縱火焚掠而還

秦鳳路提點刑獄游師雄奏言親詣智固勝如堡體量四賊五千餘人攻燬兩堡其日煙霧不見烽火勝如堡有橫空地道因此保全守據人只有三人傷中又緣巡檢計守義執

西賊四人所有智固堡四人爲西人所殺蘇轍奏言臣聞熙河修智固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堠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

知熙州范育奏言蘭州智固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寨要自康古寨打置此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

勢有無窮之大害蘭州向藉智固勝如川地五千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

有餘人若從康古寨二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粟日盆貴費日盆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

州之西野增兵嚴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詔穆衍往視還言智固勝如據兩川美田實蕃漢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

守宜界二壘之間城李內彭以控
要害七年築李內彭賜名定遠城

案金縣志質孤堡宋元豐五年置西至東關堡三十六里六年廢元祐五年復修行廢金
史定遠去質孤堡一十五里府志質孤堡在皋蘭縣東五十里買子堡亦在縣東五十里

可知質孤堡與定遠鎮買子堡相近金縣西北五十里有廢堡俗
名上古城距定遠鎮二十里買子堡十餘里其即宋之質孤堡歟

秋七月詔涇原路經略司軍民違制貿易蕃部田土自首者免其罪

田土二百五十畝以

上責自首刺弓箭手
買馬以備載免其罪

冬十月夏人復毀勝如新堡

初夏兵犯質孤等堡勝如巡機計守義擒殺游卒四人修
其所毀城門丁甫竣梁乙通復率兵焚毀之殺守機據其

兵役而還二
堡遂不復作

十一月夏人遣允領舉入熙河議疆事

夏初議使至請以綏州例二十里為界中國
從之繼請留生地十里又從之乙通見委曲

遷就遂議於非所賜城外總以摺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熙河路蘭州質孤勝如二堡指
為非舊堡若欲自龔谷若打量取直則蘭州質孤勝如皆為夏界熟地又自定西城奠斗
平第三若接連取直則皋蘭山哢州結龍川一帶亦屬夏國議久不決乃令宥州議
現於納葉經克節進築所有蘭州耕種處及屯駐人騎乞行毀徙知熙州范育不敢應乙

通尋令允領舉詣熙河石硤子堅執前議以分界至
等令往鄜延路再議允領舉至延安因言辭不協徑還

案蟾牟山即禪牧山一名蟪母山在今通渭縣西八十里與定西運界牛谷水發源於
此通渭一縣山居十九脈皆胎於此山橫亘南北勢極廣大牛廉訪樹梅有禪牧山歌

辛未六年遼大安七年夏春二月授阿里骨男溪邦彪爲化外庭州團練使明年

月阿里骨加食邑實封

案一統志庭州在肅州西北本漢車師後王國地漢書後王治務塗谷後漢書後王居去
長史所居柳中五百里北與匈奴接永平十七年置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章懷太

子日金蒲城即車師後王王庭今庭州蒲昌縣舊唐志貞觀十四年計高昌西突厥遣其
葉護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權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長安二年改北庭

都護府宋史王延德至高昌歷交河凡六日至金嶺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
度嶺一日至北庭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云元史回紇五城即唐北庭都護明初地屬火

州後亦併於吐魯蕃

夏四月夏人攻熙河蘭岷鄜延諸路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挑掘七堡燬

十萬熙帥奏乞因其退急移近襄堡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帝下大臣會議蘇
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

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欲因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
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着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
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
既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
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隨諾
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
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檄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
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
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
夏境宜仁后遂從轍議

六月熙河等路以俘虜歸夏

夏兵入熙河涇原諸路雖肆殺掠而首領被執者亦衆帝
令悉放歸其詔遂路經略司諭宥州言疆事雖未理畢夏

國安得輒侵邊境今既生擒卽合斬首緣意在好生又夏國現輸常貢且
放回本國宜明諭梁乙逋并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兵馬擅有侵犯

秋七月夏人毀鎮戎軍十墩

鎮戎官吏於軍界近邊立封墩八處梁乙逋遣兵
拆毀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

八月夏攻懷遠砦

梁乙逋既殺李儀知鎮戎軍無備遣兵乘勝攻懷
遠守將李遜出戰不勝閉城諱守圍五日始解

九月韃靼國襲夏梁乙逋回師援之不及

聞乙逋兵入河東率所部襲賀蘭山
入囉博監軍司所劫殺人戶千餘掠牛羊

有漢一代蒙古
據邊南夏首當
其衝作者於此
處約略言之輕
矣青巴通高山

擊畜萬計乙通回兵援之
至達爾結羅韃韃兵已退

案韃韃國名本韃韃之別部在甯夏之北中隔黃河套唐末始見其名後乃

為蒙古之稱元亡其部落走漠北去元之國號稱韃韃明史所稱韃韃及朵

顏泰甯福餘三衛諸部長皆恃其雄桀之資迭出與中國抗邊境之禍遂與

有明相終始而甘肅青管被其禍近世學者所稱支那韃韃即東土耳其斯坦獨立

韃韃即土耳其斯坦固中古時蒙古族侵入中亞細亞也

慕澤誠曰明興順帝北去元亡矣而蒙古尚未亡也洪武永樂間蒙古駙馬帖木兒敗突厥帝印度統一舊土為伊蘭王國聲威赫然猶賴泰西傳述之明史韃韃傳僅言其擾邊

而已而孰知宋哲宗時已帥師而襲夏矣

成州刺史劉思道彭城人重建學宮工竣思道初蒞任時謁文宣王於廟禮也士子於兵劫觀茲之餘敬禮莫不相顧而異即閭巷共目

亦以為鮮觀既而仰視廟貌丹青晦淪堂室摧斃俯首瞻頤詢僚吏以宮牆如是不振又何異為園蔬考耶慨然思重建之而有司以無餘緡對匠民以無餘材告後請於

監司得錢十七萬乃命州學教授滿浚董正其役鳩工庀材移治大門於殿前之西設齋舍於左右序凡十三間高明寬敞大抵可容百餘人公曰吾以是處吾州之豪傑亦庶幾矣面殿建小學兩齋齋之左右列廡舍貯蓄積以俟歲用殿前之東有御碑亭高其基四尺餘碑置廟頌王詩也自殿之外皆新城者

幕壽祺曰成縣有仇池城在仇池山上古白馬羌國也前史記仇池楊氏不入匡胡傳即入匡人傳蓋以化外視之矣宋興詔州縣立學館署講員及高宗南渡秦隴非中國有矣幸成州猶隸版圖劉思道重建學宮吏民見而榮之雖然向風爭欲為學宮弟子甚乃閭閻闢茸之賤識為善之可貴而知不義之可避漸摩默化豈曰小補之哉

沿邊諸路用淺攻計襲夏

環慶略使章策也策言羌戎為孽久矣自慶曆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衆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

五十日其衆始集初欲寇鄜延環慶一夕忽趨麟府舍近取遠必有意謂善疑兩路之兵亦衆故分其半以寇河東然則朝廷著牽制之令最為得策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衆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力亦屈矣不能無困以勞屈之衆而當聖朝仁義之兵雖不戰可以待其自斃也為今之計宜敕成諸路休養兵民修嚴警備事事整辦毋妄作輕舉蕃寇小入使城砦及精將各據地分驅逐翦除之出疆而後已舉國入寇則堅壁清野勿當其鋒俟其引退審察前軍已遠遣將據要害便利之處分頭討擊之或翦其尾或邀其歸路一路被寇諸路皆出兵策應牽制彼豈能枝梧哉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夷狄無城郭之固無營衛之兵噉聚則為用既散則難集雖沿邊有吐蕃守禦之人每處衆不滿百謂宜乘間搆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為淺攻之計付之逐路帥臣審度而為之或遣兩將以上悉任其施般不必全用正兵蕃漢

熙河用兵官署專權時代 宋哲宗

蘭州後學印書館出版

弓箭手最為可任益之以選募士兵參雜於蕃兵之間所得人口孳畜錢財皆差等分給出塞之人如此則人人樂為之用諸路之師更出迭入虜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境既不能為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三歲必束手歸命

冬十一月環慶軍攻夏章州

中國既絕歲賜環慶經略使章案陳淺攻策令都監張存統兵入章州攻安州川霄柏川諸處蕃都被殺者千餘人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天佑民安二年春三月夏人集兵章州窺環慶涇原官軍戰敗之是年正月夏人

攻綏德城並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於沒煙峽口以自固時梁乙逋聲言集兵二萬於界上入取環慶四路經略使章案偵知夏國邊砦各相去二三十里每砦八百餘人馬皆羸瘦不堪戰使折可適統涇原兵八千一夜馳至章州砦兵皇遽走可適直入監軍司所悉獲牲畜器物師回夏兵從後躡之可適設伏要害夏兵大敗首領被斬者二人死士卒無算失甲馬千計

夏四月阿里骨以兵備一公城

西蕃溪巴溫董氈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皆歸之厥那心牟二族向屬青唐阿里骨殺董

氈妻心牟氏廝那等不平與隴逋心牟二族率衆奔夏梁乙逋納之共謀青唐阿里骨衆一公城以備

案宋史地理志循化城舊名一公城崇寧二年收復改名金屬積石州元廢清改循化應民國初改爲縣今屬青海省

六月欲以賈孤勝如二堡與夏不果遂築城李諾平一作李內彭並進修汝遮一作務札諸

城 賈孤勝如二堡延帥欲以與夏人邊將神誦穆衍等言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請於賈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二堡不果棄

遂城李諾平賜名定遠兼從提點刑獄游師雄言於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護耕七堡自是蘭會熙河諸邊境藩籬益固

秋七月邊將折可適破尾丁磔梁乙通見中國於熙河築定遠城擇於沿邊對境百里之外各作頭項排布人馬東西相屬約地遠近一二日

內可集兵三五萬待漢兵入界併力拒戰尾丁磔於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竄令折可適將兵六千潛入境偵得守鋒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捲甲急趨襲破

尾丁磔獲人馬器甲千計回次權楊濟夏兵逐之戰於高嶺又敗

詔涇原禦備 謝麟為涇原路經略使上詔麟本路今春以來西人築城沒煙多為出沒誘致漢兵如聞本路自二月間已遣人戶入城勾集人馬致有失業及孳畜頗

多死損詳西人蓄謀乃正以多方欲誤官兵邊民不得休息合如何禦備子細究心講議條畫以聞

秋八月西蕃阿里骨獻觀川圖於西夏 觀川古湟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餘里東至蘭州二百餘里東北控甘涼一帶西接宗

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始阿里骨以女許梁乙通子約攻觀川劫溫溪心不果及聞乙通納叛蕃廝那等族因復入貢中國帝封其妻溪尊男丹為安化郡君子邦彪篋

熙河用兵官專權時代 宋哲宗 蘭州院奉印符館出版

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爲西州刺史乙通復徵其兵入寇不應至是聞溫溪心內投發受官爵懼其離間復以遼川地獻夏國約將兵來取而預誘溫溪心至青唐帥之乙通惡其反覆羈執使人兵不發

案遼川城在青海樂都縣之東西乃漢破羌縣地隋爲西平郡唐爲鄯州宋爲岷州熙寧都城今謂之碾伯川蓋故碾伯東西川也宋時稱遼川城宣和初改爲樂州後陷西夏元廢李浩領保州團練使再知蘭州

冬十月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

初知慶州章綽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韋甯居樂策其必

報諜知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人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師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園所瀦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人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至是可適等仍統精兵救環州夏人素聞其名解圍去

案通鑑長編環州洪德砦西北白馬川灰家菁地距濟遠軍僅八十里依山據險當青岡峽濟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騎兵自歛樂峯直達漢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十萬於奇魯朗聲言犯涇原一夕趨環州圍之環州境外皆沙磧距城百里有牛園瀦水章綽於兵未至時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馬飲者輒死攻七日不克謀解圍退窵預料精兵萬人授折可適銜枚由大蟲谷趨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別駐肅遠砦約舉火爲識以邀歸路夏兵還過之烽起士卒識梁氏旗幟爭鼓譟出梁氏縱鐵鷄子數萬迎門可適等皆死戰

咸平中郊南駐
治軍人寇清遠
軍乃焚棄青岡
與官即有同嶺
也

作者慮遠人
道主德今餘
存虎於空而
不知其可止
矣

梁氏見衆敗急令青幕遮道盡棄帷帳
首飾易服走免兵陷籍死者崖澗皆滿

案青岡嶺即青岡峽在今環縣之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討突厥
叛戶於此餘見第七卷後晉開運三年秋八月藥元福入靈州注

慕壽祺曰今之毒氣噉爲萬國公法所禁而強國間或用之使人無可避免豈天心之好
殺耶善乎宋太祖之初即位也焚前代所存毒藥庫即此一念之仁可以感天地福黎元

矣章彙宋臣也國初聖德諒有所聞今置毒於牛欄所瀦水將使夏
人飲之而爲一網打盡之計稍知人道者不爲而爲賢者爲之乎

附記藝祖故事一則政和初徽宗年號上始躬攬樞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

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

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

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糞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

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遺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

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

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

之用心也

陸游避署漫鈔

西蕃阿敏投西夏使守革羅城

阿敏溫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溫溪心親川大亂阿敏聞梁乙通執書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率屬投入

夏國梁氏使為衛頭首領將兵守革羅城備阿里骨也

癸酉八年

遼大安九年夏天佑民安三年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請以蘭州一境易塞門安遠

二砦

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冬十月夏人遣兵扼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還遂失宥州

梁乙通聞張蘊引兵入境令衆三千

扼大吳神流堆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戰不勝宥州守兵潰走監軍梁阿曠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赴援蘊頓兵長城嶺鐵騎數挑戰不得既倦蘊縱兵奮擊阿曠大敗

乙亥紹聖二年

遼道宗壽隆元年夏天佑民安五年

春二月夏人築堡石門峽

石門峽距渭州境僅三十里東帶吳靈西接天都瀕

胡蘆河形勢宜耕牧為夏國要害梁氏遣兵築堡戍之中國探騎遂不敢過界

六月乙亥詔知渭州竇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竇文閣直學士知秦州 以元祐中堅持

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羅縉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條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寤臣已除職名只景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遡川首領阿里骨入貢 明年九月阿里骨卒四年正月以阿里里子瞎征襲河西軍節度使遡川首領

是歲罷分畫之議 時章惇為相欲開邊釁謂十年之間容忍夏人備至而犯邊如初用謝景溫之說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為境遂令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

界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分畫之議遂罷而邊釁又起矣

丙三年 遡壽隆二年夏天佑民安六年 秋七月阿里骨以夏人師期入告 六月夏人犯邊至是阿里骨以其情狀傳報京師帝

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經略安撫司等奏及近准進奉渴失納余能到闕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為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緬維誠篤深眷

余懷

八月夏人攻順甯砦敗 涇原將張蘊伏兵隘中約戰急聞呼則起夏兵遂敗被俘斬者數百人

九月邊將與夏人戰戰於鷄靴嶺青岡嶺等處大敗之 夏人與折可適戰於鷄靴嶺與折可行戰於青岡嶺

及遮沒
皆敗績

冬十月邊將破夏沒煙峽

涇帥毛漸乘夏人攻金明時遣將搗其虛遂襲沒煙峽破之明年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夏兵死

者三千
餘人

甘肅青史略卷十終

